

江甯碑傳初輯



濮宗柏	魏家驊	陳開弟	蔣師轍	金和
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

甘鉉	孫啟泰	龔大興	楊達塚	盧荃
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

韓鉉	金還	袁國興	李錢	翁長森
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-



江甯縣文獻委員會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4499B

江寧碑傳初輯序

同治末，莫祥芝甘紹盤纂「上江兩縣志」二十九卷。為江寧志書之殿。自光緒初以迄民國，吾邑人文之盛，冠冕東南。雖一二者碩，有志述作，傳人書事，俱未成編。而民國十六年後，以城廂為市區，縣政府移至東山，復一度設實驗縣。縣市畫治，市縣之民則未嘗自別。三十六年五月，江寧縣始設文獻委員會，縣長黃君相忱，以前方長京市志館，聘請兼攝。於市，逐月有南京文獻之刊。將會中所徵集，輯為「江寧碑傳」。刊不定期，具見凡例。初輯殊簡，所望邑人，時有增益，他日當重訂之。

盧前。三十七年四月

凡例

一 凡邑賢生存近八十年中，歿於光緒朝以後者，其生平事跡，無論碑、傳、行述、哀啟、皆采錄。

一 不限於性別、職業、宗教。要以卓有成就，足示範於後人者，悉為表襮。

一 凡生長寧邑，或流寓，或游宦，有聞於時，有功德於民者，其行傳均應輯入。

一 積得相當篇數，即輯印成冊，暫不定期。

一 積十數輯，或數十輯，重新排次，訂為「江甯碑傳集」一書。

一 來稿請寄南京夫子廟泮宮一五五號本會。

江甯碑傳初輯

金和

金文學小傳

金亞匏詩序

盧峯

盧編修傳

盧太史雲谷先生小傳

先嚴行述

述編修公事

翁長森

翁明府傳

蔣師轍

無爲州知州蔣君傳

無爲州蔣公祠碑

無爲州知州蔣君墓誌銘

楊達塚

楊文學傳

東允泰

馮煦

陳作霖

朱鍾萱

盧金策

盧前

陳作霖

馮煦

陳澹然

鄧嘉緝

陳作霖

目錄

李 錢

李州判傳

陳作霖

陳開第

陳明經傳

陳作霖

龔大興

龔副將傳

陳作霖

袁國興

袁明府傳

陳作霖

魏家驊

剛長居士自述

魏家驊

孫啓泰

孫叔平自述

孫啓泰

金 還

金君仍珠家傳

葉景葵

濮宗柏

濮友松先生哀啓

濮 祁

甘 鎡

甘仲琴先生哀啓

甘 旁

韓 銓

子衡八十自敘白話

子 衡

右計十五人文二十一首

金文學小傳

東允泰

予既爲蔣君紫函家僮。並刻其詩若干首。既又刻金君亞洵秋螻吟館詩。蓋予因蔡君得交金君。申以婚姻之好。三人者朝夕見。交相善也。金君放情詩酒。跌宕自喜。近於狂。蔡君束脩自好。近於狷。予碌碌無所短長。不敢望兩君萬一。而兩君顧不棄予。蔡君甫補官而沒。金君不得志。亦瀟倒而亡。今獨余存耳。後死之責。予不敢忘。於是又爲金君傳。案君諱和。字弓叔。亞洵其別字也。行三。亦上元人。增生。父某。早卒。母教之嚴。君遂能自立。以學行聞於時。尤長詩古文辭。操筆立成。不加點。時藝才氣壯盛。不拘拘一格。長篇滔滔千餘言。短或寥寥三數百言。終不求合程式。用是擯斥終其身。好聲色。押妓縱酒。一飲輒數斗。同坐不能飲者。百端說之必盡醉乃已。癸丑江甯失守。陷於賊。衣短後衣。與賊兵時轟飲。醉則雜臥酒甕側相爾汝。因此頗深悉賊情。久之遂與結納謀內應。諸生張繼庚者。其妻從弟也。亦陷賊中。與君合謀。君既與賊稔。出入城圍無所問。時向忠武駐兵城外。遏賊鋒。軍容甚盛。君才身叩營門。以情告。未諾。遽慨然請以身質。時君家猶在賊中也。使人潛與繼庚約。從之者頗衆。既定期。官兵不至。再約又不至。賊遂知備。城閉。樹竹木爲柵。其黨斬關不能出。爭上城殺賊。賊大至殲焉。君以爲質得脫。君妻亦棄其女。攜姪女潛出城。往依外家於全椒。時蔡君在丹陽糧臺。糧臺委員某。因蔡君求爲二子師。君應聘至丹陽糧臺。總辦觀察高公雅重君。留逾月。及之館。某不能窺君所學。有違言。君遂辭去。當陸公建瀛之總制兩江也。嘗延君課其子鍾江讀。鍾江時宦粵。聞君耗。遣使來迎。君挈眷至廣南。已而鍾江卒於官。適關道某公京師來。用蔡君薦。禮君爲上客。幕中事一以畀之。至則皆立辦。兵刑錢穀洋務。不學而能。江南平。攜家以歸。出囊中金縱博。在粵時。館穀豐腴。至是揮霍殆盡。復出遊希所遇。予方宰鎮海迓之來。趣自定詩文稿。成蘭陵女兒行一篇。唐觀察景星自

滬具函來招君。觀察粵人。知君才。時辦招商局。欲倚以集事也。自是留海上者有年。至乙酉秋而沒。次子還。舉於鄉。君及見其報捷云。子三。長遺。廩生。妾汪出。優於才而不專生產。有父風。次還。爲予女夫。嫡張出。會試挑取膠錄。以知縣用。三閩通。妾鍾出。幼聰穎。鍾教之讀。甫五齡。能背誦唐人小詩。一夕病忽仰首曰。舉頭望明月。低頭思故鄉。君訝其不祥。未幾果夭。君在精臺時。一日過蔡君求友。蔡君曰。此間惟東某可交耳。自是與予密。略如蔡君。蔡君沒。君爲序其詩。反覆太息於蔡君之窮。慨其文之不傳於後。而僅僅有此詩。今君宿草已久。舍此亦無以見君矣。則君之太息不平於地下者。又當何如。而謂予能已於言乎。噫。光緒乙未仲秋丹陽東允泰

金亞匏詩序

馮煦

予年十五。從寶應喬笙巢先生學爲賦。先生手惜陰書院賦鈔一冊授予。其間作者。若蔡牙涵琳。周湘帆。壽昌。楊柳門後。周還之葆濂。馬鶴船壽齡。姚西農必成。並一時之雋。而尤以金亞匏先生和爲魁杓。妥帖排募。隱秀雄奇。融漢魏六朝三唐於一冶。東南人士。莫之或先。予之知先生始此也。時緒寇方熾。先生支離嶺南。半菽不飽。出沒豺虎之叢。獨絃哀歌。不獲一奉手。其後十許年。予來江寧。讀書惜陰書院。與劉子恭甫。唐子端甫。秦子伯虞。朱子子期。亦以辭賦相角逐。如先生義者。與蔡馬楊周同。而所作下先生遠甚。一日。遇先生桑根師座上。先生年垂六十。意氣逾上。如三四十人。抵掌談天下事。聲觥觥如鉅霆。得失利病。珠貫燭照。不豪髮差忒。鐫呵侯卿。有不稱意者。涕唾之若腥腐。聞者舌橋不得下。先生夷如也。先生出。師顧予曰。亞匏振奇人也。抱負卓犖。足以濟一世之變。而才與命妨。連蹙不偶。嘗從東諸侯游矣。亦無真知亞匏者。足以盡其所蘊。世自失亞匏耳。於亞匏何有哉。予心識之。既先生中子還仍珠。復從予游。予乃以得於先生者授之。仍珠亦日有聲。乙酉桑根師棄諸生。

未幾。先生亦旅沒滬上。科舉既廢。辭賦遂同芻狗。劉唐諸子。並爲異物。講舍且易爲圖書館矣。每念先生與蔡馬楊周跌宕文史。放浪山澤。已如讀循蜚合雒諸紀。若滅若沒。罕有能道其端委者。又獨聚散存沒之故。足深人遐慕也耶。今年春。仍珠始以先生詩二冊。附以詞及雜文。乞予校定。先生詩妥帖排纂。隱秀雄奇。猶之其賦也。詞若雜文。亦能據其中之所得。不同於凡近。獨予童齒。卽知先生。而遲之六十年。乃得卒業是編。距與先生執手時又一世矣。世運相禪。陵夷谷壘。先生旣前卒。不見桑海之變。而予頽齡窮海。顧景無儔。於過去千劫太平三世。皆一躬了之。今且不知所終極。讀先生是編。忽不禁其萬感之橫集也。甲寅立冬前一日金壇馮煦

盧編修傳

陳作霖

君盧氏。諱峯。字雲谷。江甯人。幼慧能詩賦。尤工制藝。年十六。補諸生。面瘦削肩髯僕。賦性冷峭。睨視一切。時人皆以爲狂。咸豐中。辟地浙江。同治初。出參淮軍營務。保五品翎頂。江南平。歸試食廩。俄充拔貢生。旋舉丁卯科鄉試。丁父憂服闋。成辛未科進士。改庶吉士。散館授編修。山東東平州牧聘修志乘。兼龍山書院主講。事竣。入都供職。光緒五年。拜督學雲南之命。雲南俗雜蠻夷。應試者率多鄙獷。乃飭教官。督興月課。禁武考槍拾箭枝。任滿三年。得人爲盛。旋乞養歸。主講會經書院。君未第時肄業地也。夙爲薛桑根師都講。十年之間。卽嗣是席。同輩榮之。未幾卒。著有石壽山房文賦稿。論曰。時文一道。雖云小技。吾鄉工此者。劉雨生汝霖。陳耘芬兆熙。丁得之自求。皆其魁宿也。君則兼諸子之長。而加之以凝鍊。其氣王。其味厚。其調高。宜乎無試不利。而終入清華之選也夫。

盧太史雲谷先生小傳

朱鍾瑩

先生諱峯。字雲谷。丹徒人。考江甯籍。道光己酉。青麇邑庠生。同治乙丑。宜振歲科兩試食餼。丁卯

補行辛酉鮑源深科拔萃。旋領鄉薦。辛未禮闈。廷試朝考俱入選。留館供職。光緒己卯。簡放雲南學政。乞假歸。掌教尊經。前爲士而後校士也。先生負雋才。長益嗜學。爲文高視闊步。一如爲人。湘鄉相國。興復書院。列前茅者。如劉汝霖姚兆願秦際唐甘元煥亦名噪一時。而閩中肆外。天骨開張。魄力沈雄。取材富有。究似有未逮也。有石壽山房在。可證也。予與先生交疏。而令倩虎臣王君。詢先生往事於予。予與王君居相近。時相見。義不獲辭。而既未深知。則何由詳述。竊思知人論世。不必在衆著之耳目。要宜於獨行之表揚。先生任使者時。同鄉先達某公。以知府提調。貿然勾乞減免棚規。先生曰。某可不受。但未能爲後來人作怨府也。而還其文牘。滇省文風不振。富勢每投金當道。冀博一杓。不爲怪。先生乃雷厲風行。誥誡禁止。士習漸端。此皆有開風化。聞之在學幕中者。特爲彰之。亦春秋微而顯之意也。至生平事實。國史邑志家乘。當有載之者不贅。

先嚴行述

盧金策

先嚴雲谷公。天性孝友。爲人寬和明敏。幼讀書。過目成誦。先大父絕愛器之。而督責愈至。先嚴下帷攻苦。泛覽過於夙學。尤工舉業。初爲文。卽卓然成家。年十六。入邑庠。及粵寇陷金陵。先嚴奉親辟亂海甯州。以胞叔侍先大父母。而自就戎幕。藉博滄髓資。非素志也。庚申胞叔少堂公。在福山軍戰沒。先嚴聞信。悲痛不敢以聞於先大父母。逾月。淮軍報捷。蒙合肥相國李公。四川總督劉公。先後保至花翎直隸州知州。仍不敢以功名小就。可博親歡。遽以福山凶耗聞也。曾先大父母寓書召先嚴歸。乃不得已辭戎幕。歸奉晨昏。親繹先大父母痛。甲子。先會祖妣棄養。先嚴經營喪葬。一切裕如深恐露支細狀。貽堂上憂。是時金陵初復。賊氛漸平。先大父以先嚴學有根柢。乃督理舊業。試輒冠曹輩。遂於丙寅年。宜宗師按臨。食饋於學。肄業鍾山尊經惜陰書院。先後爲山長李小湘周縵雲薛慰農三先生所賞。著

有石壽山房集行世。丁卯歲。補行拔萃科。又爲鮑宗師所拔。時先大父舊疾。時愈時發。綿延數月。迨秋闈後。溘然棄世。先嚴哀毀愈常。比揭曉。卒領鄉薦。辛未起服。成進士。朝考一等。殿試二甲。改翰林庶吉士。甲戌散館授編修。武英殿纂修。國史館協修。丙子山東東平州左恩兩刺史先後聘主龍山講席。修志書告成。入都供職。己卯奉命督學滇南。其地蠻夷雜處。應試者半戴斗笠。先嚴整頓學校。減供給。裁夫馬。飭教官。督率月課。禁武考搶拾箭枝。興利除弊。士林翕服。所時賞者爲貴州學政陳營昌。檢討謝崇基。卽用知縣王人文湯曜。其餘登高第者甚衆。報滿後。請假省親。以先大母春秋高。因告養家居。乙酉宮太保會公延主講。尊經惜陰書院。每閱卷。或終夜不寐。勤勤焉惟恐自失。蓋以教授鄉里。有難於三先生者。故嚴絕請託。去取一秉至公。積久乃共諒苦心焉。先嚴課士之餘。板輿奉養。林下優游。遂有終焉之志。迨先大母棄養。先嚴哀痛之誠。彌不能已。病根之伏。有由來矣。服闋。將入都。皆爲舊疾所擾。遂不果。今年四月間。潮溼疾發。正氣日虧。延至八月九日。棄不孝而長逝矣。嗚乎痛哉。

述編修公事

盧前

石壽山房者。在膺府老宅之繼圃。先曾祖王考雲谷公讀書處也。公年十四。偕弟昭忠公應童子試。前夕殮不得油。取燈盞餘瀝餉之。及試。先高祖王考負昭忠公背上。一手牽公衣。主試疑其幼面試。得卷卽拔置前列。洪鳴亂作。公去佐戎幕。事定始歸。以辛未舉於鄉。聯捷成進士。二甲第二名。入翰林。時妣張太君尙健在。一日晨興。鵲噪於庭。喜曰。使六郎功名成就。鵲當三呼。果三呼而報至矣。是皆前童子時聞諸梁太淑人者。太淑人又嘗爲言。公在京師日。嘗扶鸞有東風從此歸雲漢語。其後果拜雲南學政命。期滿北歸不再出。繼薛桑根先生後。爲尊經書院山長。歿於明倫堂。其在雲南有馬紳者子。數與

試不第。欲賄公以金。不受。是場以非敢後也。馬不進也爲題。馬大慙。至今溷之人猶有能道其事者。公夙儉樸。衣履之御。不尙華靡。居鄉里。會旦室某。張慶賀廳事中。聚一時顯宦。公至逕入。候補道歐陽氏見頂戴以爲縣令耳。趣前叩姓名。公具對。又問何邑。曰某沐天恩。使督學滇中。始歸也。其敦素如此。前往肄業南雍。興化李審言先生指前顧長洲吳先生曰。此盧先生裔也。詳少時嘗及見先生。前每過繼圃。肅公遺像。慨修名之未立。恐遺書之就湮。行年三十。百無一成。世變日亟。念李先生言。益不勝堂構之懼已。共和之二十二年秋十月會孫前敬記於河南大學

翁明府傳

陳作霖

君翁姓。諱長森。字鐵梅。江寧人。秀水知縣子謙先生之子也。生十齡而孤。母夫人督課嚴。性警敏嗜讀。稍長學制義于侯杏樓拔萃。學詩賦于龔謙夫簽判。學古文于汗梅村助教。旣補諸生。屢試不售。乃援例爲知縣。分省浙江。初試安吉。蒞任時。訟牒盈尺。排日研訊。遇兩造皆在。輒判結之。每因事至鄉。卽就田間裁斷。不及半歲。刑獄一清。繼攝臨海。地險多盜。前令皆以嚴治。君慨然曰。天下豈有以殺戮爲政。惟當厚民生。以清盜源耳。會大府檄台屬治塗田。遂大興板築。期年工竣。田增于舊。無業者有地可耕。劫奪之風以息。又山產樟樹。土人多伐爲薪。君嘗游台灣。知有樟樹之利。因召廈門工師試製。效頗著。旣設縣局專辦。並請上官通飭產樟之區。皆仿行之爲浙東開一大利。由君創始之功也。旋補雲和。土瘠民貧。久失教養。於是購地爲農事試驗場。導民種棉。建課農別墅。刊印農業彙要。頒布四鄉。又造津寄藏書樓。置書萬卷。俾諸生得以借讀焉。以積勞保升知府。鹽運使銜。母憂服闋回省。值甯海王錫彤教案起。四月之間。三易縣令。迄不得要領。君奉委署理。廉得事實。擇要嚴懲。波及者省釋。不一月而事結。中外帖服。復攝鎮海奉化。調任新城。時新政初頒。調劑輕重。咸得其宜。

竭盡心力。而疾作矣。宣統二年九月乞病歸。閱四年而卒。年五十有八。君少劬于學。儲書極富。尤留意鄉邦掌故。旁搜博采。輯爲金陵叢書。遭亂力不能刊。同里蔣生蘇龍有同志。舉以畀之。今已莫然成帙云。

陳作霖曰。予與君交最久。居又至近。同治光緒之交。校讎古籍。撿拾遺文。幾于無日不見。及君宦湖。契闊者十餘年。猶時時以書相餉。辛癸乞歸以後。甘劍侯。秦伯僕。顧石公輩。皆物故。吾兩人雖互爲慰藉。如窮魚煦沫。已不勝零落山邱之感。而孰意海上逋客。千里辟地。誓黃泉而不返哉。禪靈橋畔。故宅尙存。過之者能不黯然。

安徽無為州知州蔣君傳

馮煦

君諱師轍。字紹由。晚號遯庵。上元人。曾祖某。祖某潛德不耀。父永齡。山東霑化知縣。有循績。君幼奇慧。讀書目五行下。爲文援筆立就。試輒冠其曹。洞天下得失利病之故。恥爲無用。數不得志於有司。泊如也。父晚歲風疾。君扶掖左右。數年不宿於內。兄師猷亦負雋才。乙亥舉於鄉。與君齊名。世稱江東二蔣。兄早卒。君以父在養。戚不以面。爲哭兄詩。其詞絕痛。同治癸酉選拔貢生。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。就職州同知。遷知州之安徽。凡知壽、鳳陽、桐城、三州縣。所至有聲。授無爲知州。到官甫七月。以死勤事。事下史館。於是天下無識不識。皆知君爲循吏矣。於壽則罷團防。於鳳陽則裁驛費。於桐城則減差徭。民並得無擾。無爲民朴。號易治。君之上官也。重門洞開。力祛弊蠹。若佐貳之受詞。吏胥之點簽。差小之買票。既一一絕其萌矣。其勘案也。減輿從。罷供張。其鞠獄也。省羈累。慎刑責。日坐堂皇。常至丙夜。飢不暇食。勞不暇休。民得蘇息。而君則瘁矣。既卒官民罷市三日。哭拜於庭者無算。喪歸走送者越數百里。復建祠樹碑以頌之。既無爲民情之厚。然君之得此於民者。豈無

自哉。君志節儼然。尤嚴義利之辨。修鬻廣額。聲觥觥如巨壑。疇人廣坐。縱論天下事。若當世士大夫意所不可。譏呵之若腥腐。張勳果撫魯。邵友濂撫臺。並賓禮君。君默揣志不得行。則拂衣徑去。不可以虛拘。遇窮巷韋布之士。脩一行。屬一文。則稱之不容口。蓋坦懷樂善然也。予交君垂四十年。又與其兄師軾亥爲乙生同歲生。出守鳳陽。敦君爲助。其匡救彌縫予者甚至。君治壽。治鳳陽。皆與予俱熟。君治行。將見之於予文孤。汝正又數以爲請。忽忽垂盡。始得屬草。距君之沒。且再終星。乾坤旣毀。萬象都非。生平直諒多聞之友如君比者。亦零落略盡。於戲。尙忍言哉。君於書無不窺。熟於輿地及許氏之學。尤善詩歌。所著有江蘇水利全案五十二卷。江蘇水利圖說一卷。江蘇海塘新志八卷。山東臨朐縣志十六卷。河南鹿邑縣志二十卷。鳳陽府志沿革表一卷。藝文志一卷。臺游日記四卷。山東海防八議一卷。治河策一卷。然犀錄二卷。說文本義韻譜五卷。班書古字考十二卷。范書飮雋四卷。幼瞻先生年譜一卷。青溪詩存十二卷。青溪辭存一卷。青溪文錄。青溪詩話。青溪雜記。遯庵日記。遯庵尺牘。各若干卷。並藏於家。君生道光丁未十二月二十一日。卒光緒甲辰三月二十七日。年五十有八。妻劉氏。子汝中。後出兄師軾。汝正並能世君志學。

馮煦曰。州縣者。親民之官也。乃今之州縣。適以虐民。一催科也。一聽訟也。皆有所覲以爲緩急重輕。甚則下與奸胥猾隸比。民無所逃死。而天下之禍烈矣。君獨異於今州縣之所爲。知有民不知有身。其勤勤款款。日深入於民之寤寐。而代爲之謀。必得當而後卽安。至以身殉民而不恤。故民之喪君也。若喪其私親。予嘗欲懸君治行。爲今之州縣者鵠。冀少紓天下之禍。而君不幸死矣。然則君所治。雖四州縣。其所繫於天下者。不綦重哉。

無為州蔣公祠碑

陳澹然

皇帝光緒三十有二年春。給事中吳煦奏言。故安徽知無為州。上元蔣師轍。惠政澤民。用祠祀。請勅撫臣最厥蹟播之史官。令官司時歲祀。用彰以死殉民之烈。詔下。安徽巡撫誠勳。布政使馮煦。斂實以陳。於是桐城部民陳澹然方至皖。聞而喜曰。賢哉蔣公。得此可昭著萬世。而無憾矣。迺亟索其家。讀其書著。其學行才志。大者聲諸無為公祠之碑。特本歐誌孫泰山例。大書其號曰。遯庵先生。嚴而立之天下。先生之志。其大者憂中國外患之深。言治者。大率張皇補苴。莫或知其本。本之大。莫如土地。而水輒陷之。故天下知水之害。而莫知其利。水利亡。而衣食絀。訟盜淫慝。釀爲人心風俗之憂。外患將不知所極。故所著江蘇水利海塘圖書都六十一卷。與山東防海治河諸策。類無不慎扶其綱維。下逮臨朐鹿邑二縣志三十六卷。大之山川人物。細之風俗物產之微。類無不探其幽元。而隱寓拳拳振掖之義。其論臨朐風俗敝者。則謂士大夫當挽救無形。此豈操切拘墟所可窺其萬一者。卒乃飄泊一官。蹉跎吾皖。所治壽州、鳳陽、桐城、多者乃不及歲。今無爲則又七月而亡。然民無不痛哭悲哀。若喪父母。至乃一州數百里隴市三日。比戶張白燈。懸素縞。遠則位村社。麻衣布履入城奠哭。致厥哀。川督劉公。且命家人張燈素縞。喪歸白衣冠送者數萬人。聚哭於江濤。連檣百數十里乃還。爭爲聯詞歌謠。刊巨帙。製墮淚碑。祠米南宮側。永其懷。蓋自國朝三百年。蜀人悲駱文忠外。未有如先生者。自民教之爭。牧令袒教抑民。民憤益亂。故拳寇之起。戰爭乃震。環球亂定。賠款日增。而牧令益棘。先生之履無爲也。民教訟作。則一斷以平。而達其詳於主教。主教敬其行莫敢誰何。初辛丑賠款之興。皖且歲百萬。羣議括諸民。先生方宰鳳陽。瘠甚。獨抗言帥府曰。民苦凋瘵。久已取諸公。曷若取諸官。大吏寢其言。則快快累日。指令下。擇市人殷謹任之。法捐畝銀兩。增緡錢二百。先生則哀農氓減其半。瑣而乖政體者自任

之。捐集而民不擾。他牧令納民錢。以銀納庫。先生則一任市價。絕纖私。大府歎之。檄爲行省法。桐城舉人吳原淑曰。先生之聽訟也。溫顏肅坐。任兩造極言。徐出片語扶其奧。黠者悚然。或狡甚。呼杖惰之。而後其自返。不輕捕一人。或問之。歎曰。彼皆鄰里。扑則終身大恥。訟鬪且無窮耳。桐故健訟。遇塋地尤黠。先生必据契譜。辨昭穆。爲圖繪乃已。命盜則減胥徒。絕冤累。纖悉必嚴。或聽斷久苦飢。家人勸之食。則歎曰。吾豈不愛身哉。一獄未清。退則胥役必索酒食資。訟師且因爲奸利。將益苦吾民耳。桐紳怒請託不得。則謗之大府。謂恆屈富貴人。先生歎曰。世飲泣莫訴者貧賤。且折良懦以交富貴。吾忍出此哉。吾惟一以平耳。故在壽。在桐皆扼於紳以去。小民流涕碣之。在壽蝗不入境。在鳳蝗且作獨。率吏民步烈暑。穢冠服不休。鄰蝗而鳳不爲災。及至無爲。盛雨督民堤。徒行泥淖中不輟。雨極則手疏禱城隍。請以死代。天乃大和。故其病也。日危坐。喃喃審判狀。威靈若堂皇。醫至則攬其手曰。若幸教吾民慎自愛。虐吾良懦。吾且不汝貸矣。醫出歎曰。公疾若此。獨哀苦吾民。則相率手疏禱城隍。乞減年代死。旣沒。或見實爲州城隍云。嗟乎。鬼神之說。蝗雨不災。皆新學家不道。然中西皆主上帝。旣曰上帝。安能無神祇。苟有神祇。安能無感格摩耶。絕淫祀。社福田。豈謂聖賢豪傑之冥焉。漸滅鬼神者。幹天地。質萬物。至誠所積。心卽鬼神。甯獨經傳反風體物之爲足據哉。方先生之謝壽移鳳也。或請以瘠辭。則笑曰。仕以行道。利則商賈所爲。或以虧逋告。則笑曰。吾飽憂患惡衣食數十年。今所用不民則國虧。數明徒亂吾意耳。卒不顧去。鳳方建壩昇淮。款紳挹詣桐無難色。至無爲。革漕費金逾萬。旣沒。逋金萬。而實不知。而吾所歎爲不可幾及者。則尤在去桐逸重囚一事。故事囚逸。例奪官。官輒逆期稱公出。賂典史。以承史故金陵人。請自承脫其危。先生謝曰。僞而苟祿。曷若城以去官。吾實未出。而詭出。以欺長官。是欺君上也。吾生無欺人語。老乃墮此節哉。卒以實達長官。越日。竟得囚無恙。故嘗綜其大節。實始臨胸。左右病父凡六年。不忍一違其側。精誠旣結。與養旣深。

。而又奔走飢寒。飽更憂患。故能守經達權。剛柔允協。嗚呼。此殆古託孤寄命者歟。獨奈何始困風塵。終沈科舉。至乃降心鬱志。舍其身。以求當吾民。而卒際佗死。上者見吾民哀痛慘切。然後震而奇之。而卒莫肯發其書。一窺其蘊抱。吾慕先生久。不獲見。羅運經曰。先生偉軀幹。聲如洪鐘。動靜必禮。見邪慝則鬚眉怒張。而賢則親如子弟。蓋乃昌黍所稱磊落天地者。惜哉。惜者。沒年五十有八。光緒三十年甲辰春三月二十四日起。上元縣拔貢生。中順天副榜。以知州終。

安徽無為州知州蔣君墓誌銘

鄧嘉緝

君諱師轍。字紹由。先世居溧陽。至高祖嘉樹始遷上元。考諱永齡。山東霑化縣知縣。有循績。霑化君居官廉。身後猶負官逋。君營養償責。南北奔馳。偃蹇不遇。而聲譽益廣。乙同治癸酉選舉。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。至戊戌始援例爲安徽和州。年逾五十矣。大吏夙諗君名。咸禮下之。二十五年。檄權壽州。又明年移鳳陽。二十八年調桐城。二十九年眞授無爲州知州。在官未滿五年。四易其任。所至一切務除弊。於壽州。值拳匪闖畿輔。聯軍犯順。大吏檄辦民團以防亂。辦團必斂民財。而團丁多游手。遣散則無所歸。君以民情安堵。持不行。民免於擾。亦無後患。於鳳陽。裁驛舍圍牆馬棚之費。儲款以備修葺。建棚以房馬。自出私財。永禁灑派。和議賠款。各省攤派民捐。君擇市廛殷實者。量力輸助。而傾囊以足之。民得不困。於桐城。革車頭之弊。贛餉道桐。以手車挽送。歲七十餘次。立車頭任其役。車頭責諸民。浮濫無藝。君斥去車頭不用。使村保輪應。餉至縣牌遞送。竟歲苛派悉絕。省費十七八。於無爲。民樸愿。號易治。官吏蹈藉而魚肉之。君至。悉窒蠹孔。日勤聽斷。重門洞開。訟入卽訣。無事壅蔽。民樂歸訴。承佐之庭闈如。斂手不得勒索。訟有拘集。差役賂閹者入已名。而取盈於良懦。謂之買票。君視勤惰注牒。延宕詐索。技無所施。隸皆咋舌自失。丁漕吏胥主之。易其人則競進陋規。謂之

簽點。賄入。而賞災民欠。不可究詰。徒蝕正供。下戶益滋浮費。君嚴杜苞苴。吏嚙罔敢飾災欠。是歲奏銷如額。君斷獄罕留滯。民免羈候。每赴鄉。禁供張需索。遇命案親率件作按驗。鄰右證明。卽遣去。它無株連。往往當場訊結。兩造不費錙銖。輿從簡約。寒暑風雨。雖凍餒不自恤。卒以此致疾不起。在無爲凡七閱月。民爲巷哭。罷市。建祠。樹碑。喪歸。送至數百里。論者咸詫爲異。余謂無異也。夫人陷水火拯而濟之。一引手之勢。固已出死入生矣。而拯者旋以顛隕。有不號泣而感慕者。豈情也哉。君旣卒之明年。大吏徇民請。最君事蹟。聞於朝。詔史館立傳於是君勤民之績。迺益著。而天下爭重循吏矣。君有至性。篤於倫紀。霑化君晚患風癩。昏瞶或失常度。君匡救將順。未嘗忤其意。扶掖起動。晝夜在側。數年不歸內寢。兄幼瞻之喪。懼重親憂。外無戚容。而淚濡枕席。執友羅雨田亡。悼歎彌月。哭幼瞻雨田之詩。語皆絕痛。至不可讀。君學涉多通。譯著凡十餘種。尤長於水利。君旣以循良稱。未足以是概君也。余辱君知三十餘年。同試京師。聚處且半歲。君修臨胸縣志。約余分纂。館君齋八月。深語多窮日夜。君每日士習飢餓。久叢詬病。吾輩立身。自具本末。至於任事。無間出處。皆宜樸實耐勞。庶幾內省不疚。嗚呼。君可謂克踐其言已。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卒。年五十有八。子汝中。安徽候補通判。出爲兄幼瞻後。次汝正。舉人。法部主事。將以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。葬君於南鄉太白二圖陽山之原實。來乞銘。余與君。至愛也。離合久暫。必相念也。誼不得辭。然君豈以余文重哉。乃詳序其治績。而銘之曰。

勤民以死。民痛誰嗣。何促其期。而侈其惠。虎暴狼貪。赫赫胥隸。孰馴擾之。使無搏噬。湯火斯離。衽席可冀。我生甫樂。我君遽逝。萬夫難贖。四民永棄。哭送喪舟。聲滿江滢。祠愴迎神。碑傷墮淚。遺榭遺歸。佳城長閉。宰樹丸丸。式此良吏。

楊文學傳

陳作霖

君楊氏。諱祝堯。本名達探。江寧諸生。性嗜古。讀史有得。輒札記之。工八分書。嘗臨漢乙瑛碑。筆力凝重。爲長老所激賞。咸豐壬子秋冬之交。粵警踵至。城中舉辦團練。分爲五區。率以文生領之。君居城東四條巷。與駐防營近。地尤衝要。衆推爲本段百夫長。詰姦。察謀。晝夜巡邏。陰雨祁寒。未嘗稍弛。明年二月儀鳳門陷。兵勇奔散。君亟歸。至家。其尊人東亮公。與母劉孺人。方爲死計。見而謂之曰。賊攻內城。砲火必及于此。我等老幼。倘爲所掠。逼充軍隊。死晚矣。汝爲練長。不可徒死。當殺賊以盡職。以一償一。亦視其力何如耳。汝兄遠遊未歸。我雖一門皆盡。將來不至無後。何憾之有。宅前壽星橋河。我等畢命之所也。君泣諾。令其妻王氏。與妹福姑。相隨俱死。乃挺劍出門。遇一賊。出其不意。手刃之。衆賊旣集。力不敵。遂被害。時年二十有四。事聞。瘞卹如例。

陳作霖曰。予年十五。補博士弟子員。逾三載。而粵寇亂作。同門石子恩元。曹子裕昆。業子文翔。嚴子雋鴻。與君以死難聞。予亦被斫不殊。匿迹以免者也。迄今六十餘年矣。君嗣子鹿鳴。手君事略。乞爲傳。情詞懇摯。予因撮而敘之。旣嘉鹿鳴之孝思。又傷石曹業巖四氏之後。零落無存也。於乎。

李州判傳

陳作霖

君李姓諱錢。本名汝爲。號小園。上元人。父碧園。諸生。幕遊無爲。而金陵遭洪楊之亂。君時方七齡。隨家人投水遇救。獨不死。有僕某。藁葬諸人畢。負君間道出。依其父。稍長。督課甚嚴。訓之曰。人見幕友子弟不才。必云祖父有遺行。予恆以是爲懼。故遇事皆求愜心而後已。家雖貧。慎勿再習此業也。十年學成。而父卒。亂定歸里。尋前日殉難諸家。杳不可得。徬徨十餘年。忽夢前殉難處有室。家

人居之。且遇舊鄰歐陽媼。年八十餘。指示其處。與夢協。啓土滲血。滴滴入骨。具棺改葬之。作傳以記其事焉。君平生嚴取與。慎交遊。如鄭叔龍廣文。蔣紹由副貢。羅雨田文學。往來不過三數人。見輒以道義相勗。秉性剛直。遇當爲之事。不辟勞怨。必底於成。而心始安。雖細務亦敬謹不苟。人或以迂闊笑之。不顧也。嗣以副貢就職州判。分發安徽。創建鳳陽府學堂。章程周密。教導詳明。旋委辦與兒街茶壺。嚴剔積弊。凡司事稱爲熟手者。一概屏去。商人甚感之。未幾以積勞卒。著有讀詩管見若干卷。

陳作霖曰。君立身行事。篤信宋儒。而讀詩管見一書。獨能參稽衆說。匡朱傳所未逮。蓋讀書有心得者。自不存門戶之見云爾。

陳明經傳

陳作霖

君陳氏。諱熙春。本名開第。字念劬。江甯恩貢生。性耿介。寡言笑。耽研經史。而多深沈之思。最工四書義。間作古文。亦謹守家法。肄業鍾山書院。院長臨川李小湖大理。論文嚴。鮮所許。可獨賞君與秦蔭棠副貢汝槐之作。謂有艾千子。章大力風格。月課屢冠其曹。六安涂公閻軒。時以太守監院事。別開文會。君亦與焉。汪悔翁助教。纂修府志。以君舊居上新河。屬以採訪。君上鷺洲(卽上新河)耆舊冊最爲詳備。會涂公巡撫河南。乃有畫錦書院主講之聘。夫河南雖居天下之中。而風氣樸野。詞章之學。遠遜東南。咸同時。上元魯星垣孝廉應奎。余少南文學鴻。江甯袁順之孝廉煥。顧曉帆明經大昕輩。以經義詩賦。友教宛洛間。莫不推爲江東名士。及光緒初。凋謝殆盡。而君適應聘遠來。本其曩作都講時。所旣聞于李大理者。刊規條十則。以約束諸生。士習爲之一振。又嘗編輯外黃縣志。校閱開封彰德兩府試卷。束脩之問。不絕于道。北方之學者。未能或之先也。未幾卒于方慶甫刺。史許州署中。著有怡

雲書屋詩文集。

陳作霖曰。自來一介之士。懷才負異。不得志于有司。挾三寸不律。爲人執文字之役。回翔于不官不幕之間。負郭無田。欲歸不得。老死羈旅。未能生入國門。良可慨已。此龔艾堂內翰跋君集語也。予誦其言而悲之。因取以爲傳贊云。

龔副將傳

陳作霖

龔龔姓。諱大興。字體仁。上元石步橋人。年十五。爲粵寇所擄。脅充卒伍。往來儀揚之交。扼守金山。欲脫歸。而未得間。咸豐十年。江南大營潰。馮提督子材。退據鎮江城。遣謀諭降。君遂與隊長胡心田。率五百人歸命。編爲忠義勇。田總兵宗揚統之。君伉爽。無機械心。同輩戲呼爲龔獸子。君不以爲忤也。豐順偉幹。勇力絕倫。有奔馬過其前。卽躍而上。盤旋磨折。無不如志。爰與同縣張大成。爲左右親軍騎將。駐守新城甘露寺柵門。新城者。賊酋羅大綱屯戍時所築。北臨大江。包北固山于內。甘露寺適踞其巔。俯瞰平陸。十里以外。皆可見也。會丹陽賊。夜從東馬頭來襲。新城者偵知之。令陣間息燈火。乘城者伏不動。俟其填壕樹柵。卽與張大成率馬隊。兩柵門衝出。所向披靡。鐘聲雷發。賊衆驚奔。追至丹徒鎮。蹂踐轟擊。死傷盈路。由是賊不敢窺鎮江城矣。自後戰諫壁。戰湯岡。君皆爲選鋒。每出必奪纛執俘而返。或小挫。則立馬隘口。待諸軍退盡殿還。其好整以暇如此。同治三年。江南底定。鎮江軍凱撤。而君遂以花翎記名副將罷歸。卒于家。

論曰洪楊之亂。江甯以武功起家者。頗不乏人。君乃盤馬舞稍。跳盪縱橫。而保障孤城。備員裨將。無禽渠揭穴之功。故所表見止此。設使注籍湘淮。附名驥尾。翼贊中興。豈不與上元周隕陽有全。六合王贛南永勝。兩總戎比烈哉。

袁明府傳

陳作霖

君袁氏。諱國興。字竺齋。江寧人。生四歲而孤。母誨撫教之。貧不能具贄禮。入府署所設義塾。聰慧倍常童。塾師王若予明經亮采愛異之。盡心指授。每舉其詩文以爲同學式。甫冠應縣試。甘愚亭大令拔置第一。旋補府學生。與人交。和易近情。而有介然不苟之操。族外祖瑞卿太守。招赴豐潤署中。恐染官場氣習。未久卽回。自以身經艱苦。於鄉里任卹諸善舉。實事求是。如貧士助斂。會偕張貫之孝廉傳仁。所定章程。條分縷析。迄今猶遵守之。光緒十四年舉于鄉。屢試禮闈不售。以臚錄議敘知縣。分發河南。初由高等學堂國文教習。辦理全省學務處。不泥古。亦不媚時。士論翕然。臨潁民情驚悍。因菸酒加稅。聚衆圍城。縣令遁。上官檄君往治。君單騎星夜馳赴。排衆直入。諭以利害。立時解散。已而委署固始。地當皖豫之文。豪強成俗。尤好訟。君下車之始。稟牘朝投。傳案夕結。巨紳之請託。猾吏之舞文。皆有所不暇焉。辛亥八月。武昌事起。霍邱麻城。同時響應。距城數里。有黃屠父子。剝削鄉民。借端苛斂。君微服往拘得之。杖斃于堂下。衆皆稱快。盜渠繆五。聚黨謀劫。約黎明樹旗。君夜得諜報。出其不意。率衆擒獲之。立斬以徇。時天猶未曙也。皖北潰兵。持械入城。勢不可遏。君具牛酒迎勞之。且給以路費。始帖然去。數月之間。地方安謐。而君憂勞成疾。日飲茶至數十甌。陰液消耗。強自支持。壬子春。卽投劾歸。與予相見。年未六十。儼然一老翁矣。問以在官時事。俯首太息。蓋隱隱乎有深痛焉。未幾卒于上海旅次。

陳作霖曰。君宦游十餘年。以儒術飾吏治。而遭逢國變。所蒞之區。不被兵革。雖曰天幸。未始非人力所致也。詩有之心彼其之子。舍命不渝。其是之謂乎。

剛長居士自述

魏家驊

予族世居秣陵新豐村。二百餘年矣。洪楊之難。舉家流徙蘇州。嗣由崇明而如皋。同治二年癸亥八月。予生於如皋。時先考麗生府君。年四十五。喜甚。丙寅合家返金陵。戊辰購城南高岡里宅以居。先母張太淑人。生子兄弟四人。予居長。次家驥。幼孀。次家驥之房。次家駢芝春。予年十五。補博士弟子。次年丁父憂。家境漸落。予深懼失學。從金壇馮蒿庵師游。先母力主兩弟。仍習工商縹緲父志。是爲予家不墜。先緒之始光緒戊子。予以優行貢成均。己丑朝考一等用知縣。辛卯舉子鄉。戊戌成進士。入翰林。八月請假南歸。蒿庵師知安徽鳳陽府知府。郡屬連年苦水。予佐蒿師振鳳屬靈璧縣之北鄉。逾年始竣事。壬寅代合肥張玉森治無爲江堤。癸卯散館。授職編修。是時予考取經濟特科。奉旨准其保送知府。由授編修。僅八日耳。建德周懲愼公方撫魯。奏調發往山東。免其掣簽。九月予至濟南。充學務處提調。甲辰補山東東昌府知府。是年五月。芷春弟病歿。予心極慘痛。乙巳赴東昌府任。丙午九月丁母憂。去官。江北淮徐海大水。江督端忠愍公奏派襄辦淮安賑務。修六塘河堤。以工代賑。明年高師開府安慶。奏充幕職。戊申服除。己酉入都調選。而江督滇督魯撫交章論薦。因有以道員發往雲南。儘先補用之命。十月至昆明。充督署總文案。庚戌簡放雲南迤東兵備道。辛亥署雲南提法使。七月奉命調補雲南迤西兵備道。時片馬界案。紛不可理。事先審愼。以交涉非所習。呈請開缺。滇督李帥據情代奏。並電樞府。往復數十次。始獲所請。九月滇革命軍起。聞關流離。轉海南下。十月抵滬。粵東西長江各省。風雲擾攘。國事遂不可問矣。王子家居養疴。友人王木齋贈予徹悟禪師語錄一冊。讀所引清珠下於濁水。濁水不得不清。佛號投於亂心。亂心不得不佛四語。頗有契悟。淨土法門。由此信入。辛酉晤南海印光法師。遂斷肉食。自號剛長居士。念佛持咒。發願求生西方。然自學佛以來。予儒聖垂教之書。切於人倫日用者。讀之愈覺布帛菽粟平淡中。有真味也。默數生平。庸碌無狀。仕未有善政以及民。學不能著書以傳後。虛名無實。清夜慚惶。而一身隱惡山積。弱冠以前。滋甚。獨知之地。無可欺飾。應

淪苦海。長此漂流。每於禮敬諸佛菩薩前。發露先罪。深痛懺悔。仰祈大慈光明垂護。洗滌罪垢。甘露門開。滋養善根。念念增長。又以無明所覆。障諸有情。懇苦懇誠。普代一切衆生懺悔。隨喜世出世間所有一毫之善。回向西方。願諸有情。同生極樂。如是俛焉日有孳孳。盡一期之形壽。而願未有已。辛未孟春五日。芝房弟逝世。予生平無家境之累。晚年得息心修持。芝房弟力也。今已矣。哀痛不能自勝。昔北齊顏侍郎家訓。有割終篇。因仿之預爲遺囑。念佛之人。常念此身衆苦所聚。不得畏死。若往生淨土。是爲捨苦得樂。家人于臨命終時。慎勿哭泣。擾亂正念。身歿之日。以布衾儉服殮。喪葬諸費。務從儉約。毋稍虛糜。以重予之罪戾。遠道親知。概不計告。抱罪餘生。人間何世。早離塵鞅。未始非幸耳。（以上云云。如蔚兒循世俗之見。不遵遺言。以大不孝論）。第念閱世數十年。得事海內大賢師友。多聞教益。老而讀書。粗有一隙微明。此可爲一家族子弟告者。修孝弟忠信戒殺盜淫妄。此十字儒佛兩家聖人。最切要之言。而一以誠敬爲本。（易文言乾九三言誠。坤六二言敬。誠敬。乾坤之德也。乾畫實誠之至。無不實心行善者。坤畫虛敬之至。無不虛心受善者。）能修能戒。則爲君子爲善人。不修不戒則爲凶人爲禽獸。天不變。道亦不變。果報無私。如鏡現影。凡欲保身保家。自行化他者。根蒂不外乎此。願我世世子孫謹守此數語。勿以其淺近而忽之。辛未歲除剛長居士書。

孫叔平自述

孫啓泰

余以咸豐庚申二月壬戌日。生於江寧北鄉之紀家邊。時遭粵寇之難。先公蒙筆戎幕。挈往江淮間。轉徙無定所。乙丑生六歲。始由高郵遷還江寧。先公自是家居課子。不復再出。余九歲十歲時。與仲兄克卿。同受學於郭延之師。師每與仲兄論爲文之法。余竊聽之。輒了了。年十二。詠月中桂樹。首二句云。桂樹何年種。千秋在月中。卽爲師稱賞。操觚爲文。亦若有夙契然。十六應童子試。蔣鶴莊郡守。極愛重

之。十七補博士弟子。學使者爲長樂林天齡。其時造詣尙淺。及從劉雨生。馮晉齋兩先生游。始肆力於經史詞章之學。今所存史漢騷選諸書。凡詳批密註。逐加丹黃者。皆二十歲前後所誦習也。二十一補增廣生員。二十三食廩。廿六登光緒乙酉拔萃科。受知於瑞安黃先生體芳先生。謂余文得鍾山靈秀之氣。是科領鄉薦。座主爲安邱馮公爾昌。甯河戴公彬元。房師則閩縣何公德溱也。三場策問五道。進呈者三。四上春官。累試不第。迨甲午春闈報罷。始以聯錄送會典館。戊戌議敘得知縣。己亥分發浙江。時余年已四十矣。庚子署甯海。甯海隸浙之台州。東北際大海。南幹諸山。蜿蜒相屬。轄地石田太半。民難衣食。無知者習爲推埋昌翔。而莫知所警。有司治之急。則相率入海。以是號稱難治。巨匪吳玉葵。率其黨僞翼長陳阿二。僞軍師黎考周。僞什長葉某周某等。嘯聚數百人之多。猖獗一兩年之久。搶掠焚燒。行同叛逆。官軍屢戰屢北。余下車伊始。親率防兵。跟踪追捕。先後緝獲陳阿二。黎考周。寅之法。翦其羽翼。其勢遂孤。僅餘數十人。橫行海上。東北沿海各村。不堪其擾。乃請於提督。飭派黃游擊文琮。帶領舟師。遊戈洋面。陸路則以沈管帶平和一隊。駐健跳。以梅幫帶占魁一隊。駐小浦。吳匪瞥見師船。卽從貓頭洋村登陸。沈管帶偵知之。急馳往。陣斬多人。葉某周某等。並奪獲槍械多件。該匪乃竄至三星殿。爲梅幫帶格斃。泐撫余中丞聯沅奏報有案。自此盜風頓絕。而推其致盜之源。實由小民就逸惡勞。溺於賭博。日與游手相暱。終必流而爲匪。故欲清盜源。必先自禁賭始。小民尙多畏法。而營兵肆無忌憚。以爲縣自縣。營自營。彼無如我也。一日聞縣西南隅。多人聚賭。立帶差勇捕獲數人。繫之堂下。內有綠營兵丁二個強甚。曰。吾營兵也。縱不法。吾有營主在。余曰。不論是兵非兵。只論是賭非賭。卽擒而杖之。次日參守以至千把總。均赴甯波提署求解職。余亦據情題稟。賴天府嚴明。嘉余勇敢。一面通飭水陸防練各軍。及各府州縣。遇有營兵不法。均由縣一體懲辦。毋得瞻徇畏葸。營員乃俛首帖耳。而銜恨亦深矣。是年爲辛丑。兩宮西狩。天主教狡黠尤甚。教士每無理要挾。輒峻拒之。營

員從中播弄。謂孫公素仇教。宜所求不一當也。留海北鄉生員王錫彤者。其人素無賴。訛詐教民案。凡十餘起。皆余未抵任以前事。折撫與法主教趙保祿。議結台州教案。內有王錫彤情節較重。由地方官拿獲。就地正法一條。於是催拿愈急。勒限愈嚴。余以王錫彤誠非善類。而罪不至死。若照約辦理。必致激成巨變。乃赴省力言於巡撫。請從末減。巡撫允以就獲卽解省。與主教磋商。量予減等。回署後。始點提到案。正委備文解省。忽有鄉民數百人。蜂擁來縣。籲請保釋。余堅持不允。且多方開導。告以必從輕辦。而鄉愚不悟。竟從看守所奪犯而去。行至北門。諸不逞之徒。欲折回拆毀教堂。傷害教士。王錫彤言於衆曰。孫公誠好官。今若此。適足以累公也。執不可。當其時縣無一兵一卒。營員率皆袖手。一無彈壓抵禦之力。大吏雖洞悉其情。不加罪責。而余頗以是疚心焉。然苟非慎之於始。果如所約行。禍且不測。余乃堅於求去。書三上而後得請。遂於是年秋交卸。壬寅補行庚子辛丑併科。充泲江鄉試同考官。得士十五人。多有名於時。文學以張生濂。黃生式蘇爲最。如許生寶衡。朱生文劭。邵生聞泰。林生鵬翔。並政事才也。癸卯春署太平。太平亦隸台州。余治太凡兩年有奇。辛苦艱屯。逾於他處。俗尙械鬪。負氣輕生。小不相能。拔刀相向。匪徒結黨擄人。鬪禁勒贖。事所恆有。甚有處女婦尼。劫而逼令成婚者。余治事最速。遇有此等重案。察知所控非虛。立時稟書手諭。選派幹役馳往。往往不俟控者之歸。而鬪殺者解散矣。擄人者拘獲矣。被擄者釋放矣。命盜案月必十數起。台俗非命死者。其家每置凶徒於不問。輒指告懦而富者。爲索賄計。名曰飛灑。訟牒朝入。傳牌夕下。弱肉強食。傾家有之。余凡遇民間呈報命案。卽帶刑件詣驗。並不提人。迨經訪實正凶姓名。再行嚴緝訊究。斷不憑屍親一紙呈詞。按名拘傳。恣其拖累。大吏訪悉情形。通令台州各縣仿照辦理。勒石大堂。永著爲令。盜案有四必。必履勘。必破案。必獲犯。必速辦。余任內所有盜案。從無不破獲而嚴辦者。劇盜與捕役相表裏。若責捕以獲盜。猶南轅而北轍也。余每不吝重賞。購線探明盜蹤所在。晝夜部勒查役。不告所之曰。從余

行。遲明圍盜窟。破門入。擒盜以歸。行之期年。命盜案十無一二。台屬教案之多。率由地方官畏教如虎。有以釀成之。奸民嘗於臨訟投教。尤可駭詫。余於尋常詞訟。教士請託。概置不理。而一以持平爲斷。嘗謂教士曰。無論教與非教。皆我赤子也。若袒教而抑民。教饒日熾。民怨日深。積之愈久。發之愈暴。非汝等福也。教士亦無可置喙。余蒞任時。城鄉教堂。凡十二處。至去任僅餘八處。洋務總理許君鼎霖。常與人言。如人人似太平令。則洋務局可不設。許固與余舊識。儼亦阿私所好歟。賭風以花會爲最盛。又鄉鎮每逢市日。或各廟演劇酬神。賭攤林立。以數十計。大爲民害。禁令雖嚴。屢革屢復。余時以懲服周歷各鄉。隨帶勇役。僞作農民。溷迹其中。屢有捕獲。故無敢犯者。昔黃霸爲漢循吏。先之以德化。繼之以刑罰。治天下第一。余以爲治民如治病。然必先標而後本。剽悍之風既革。教養之術乃行。本署押犯近二百人。多由防營或鄉團獲送。歷任均以一訊發押。從此不復顧問。辦之不能。釋之不可。余擬創立工藝局一所。額設五十名。擇其年力精壯。無業可歸者。使之入局。教以工藝。學成而後。卽予保釋。復選補如額。不過數年。人人皆有職業。囹圄積犯一空。余首倡月捐五十元。又邀集城鄉各紳。公同勸募。各紳僉云。昔公之未至也。盜匪充斥。頻年舉辦團防。按畝攤捐。數以萬計。而四鄉匪警如故。自公之來。匪類肅清。團防停辦。小民受惠已深。今警猶再辦團防一年。仍按冊收捐一次。集以萬元。成茲盛舉。固人人所樂從也。片言之間。獲此巨款。何快如之。爰就城內育嬰堂餘屋十六間。重加修葺。購機器。採原料。共用開辦費三千元。餘七千元存典生息。作爲常年經費。以垂久遠。時朝廷厲行新政。詔改八股爲策論。易書院爲學堂。乃就校士館。創設橫湖中學堂。延聘中西教習。考取高材生。肄業其中。又就鶴鳴宗文兩書院。改爲高初小學堂。公餘之暇。每與諸生講習文藝。並購送書籍。以資觀覽。則又官而兼師矣。嘗於廳事懸一聯云。但得弊先除太甚。恐防人有不平鳴。蓋紀實也。揆諸父母斯民之義。猶多未至。而士民感泣。莫不曰使君活我。偶議微疾。百姓填街盈衢走相告。若急

其私親。以禱於神。越十有五年。歲戊午。邑人士追思舊德。謬以生祠祀我。其悼愧爲何如耶。乙巳三月解任。七月宰東陽。先是縣屬東南邊界玉山地方。有七都者。周圍百里。衆山環繞。與台屬天台接壤。僧大開武舉。陳奎鰲雄長是鄉。倡爲九龍會黨。一呼而四應。七都之內。大小三四十莊。莊各有黨。黨各有首。糾結土匪。不下千餘人。日以搶擄敲詐爲事。官軍至則拒捕。前令楊泰階。見敵則退。遂以余承其乏。余先主解散之說。選派城紳有聲望者。分赴各莊。曉以利害。脅從之徒。許其脫黨繳械。予以自新。凡在首惡。果能悔罪自首。亦必從輕處置。乃彼黨冥頑性成。愍不畏法。不得已帶隊入山。親行抄捕。先至鉄店莊。拿獲黨首周福章一名。正由王畝寺至上湖陳。行至中途。突有匪黨百餘人。執旗開砲。攔路截擊。旋經官軍格退。始行抵上湖陳莊。探悉該匪等屯集山宅莊。各莊來會者。又四五百人。誓與官軍決勝負。山宅地形險固。三面被山。莊口平原置一巨砲。翌晨會同方旗官仁普。率領旗兵四十人。從山後攀援而入。與敵鏖戰一小時。擊斃多人。奪獲槍砲旗幟無算。匪始紛紛潰散。越山過嶺。竄走天台。又將大開陳奎鰲。及各首要巢穴。付之一炬。自是黨禍以平。東邑詞訟。甲於台屬。誣告尤多。凡鄉人入城具控。必先投歇家。所謂歇家者。不外本署書役。化輕爲重。化虛爲實。此輩實操縱之。故遇有控不近情者。必令歇家先行具結。審實誣告。歇家一併反坐。此風稍稍挽回。舉人蔡汝霖者。游學東洋。未及三月。改裝易服而回。邑之官立小學堂。係就東白書院改設。堂之正廳。向奉文昌神像。蔡汝霖來城寓小學堂內。遽將神像拆毀。一時人心洶洶。無賴之徒麇集。哄入學堂。欲得蔡汝霖而甘心。余聞信。徒步至堂。解散衆人。立將蔡汝霖救釋。城紳杜家駒。曾管理東白書院。蔡與杜有隙。謂杜侵吞書院款目。因蔡欲與結算。故嗾使無賴以毆辱之。始則來縣控告。請提杜。余以嗾使無左證。不允行。繼則一再赴省控杜。並控余袒杜。省委王守晉觀。程令銘敬。來東查辦。亦不直蔡。蔡因向余勒索巨款。償其訟費。又撰爲哀東陽之作。任情污蔑。余忿甚。乃晉省乞退。時維月之朔日。謁巡撫張

公會敷。甫就坐即曰。汝真好官也。可謂民情愛戴矣。余不知所指。公曰。吾今晨謁廟歸。署門以外。環而跪者數十人。皆東陽耆老也。崩角稽首。請留汝。民情大可見。汝能毅然而去乎。余謂地方官。既爲人控。雖事已得白。其不洽輿情可知。不去胡爲。公曰。汝勿言去。吾必革蔡汝霖舉人以報汝。余再三乞免。公由是益重余。遂以蔡汝霖交余察看。未幾調蘭谿。丙午八月二十二日交卸東陽。二十九日抵蘭谿。任。蘭邑民俗較馴。無土匪。而北與嚴之建德毗連。建之五都居深山。匪所窟宅。故北鄉時有搶案。搶後復回建。案無破獲。余商於精勝軍沈統領祺山。調集蘭建兩邑防兵。分途兜緝。直搗匪巢。北鄉始臻安謐。時鄰邑金華不靖。忽一日夜間。得北鄉警信云。有匪徒數百人。各攜槍械。由建德來。已在石渠造飯。將假道於蘭。以至金石渠。距城僅三十里。城以內人心大亂。當即會督防勇。召集警兵。親赴北門外。擇要扼守。久之寂然。及天明始據密探回報云。匪知有備。已聞風四散。丁未春夏間。各處缺米。蘭谿尙無不足。蘭爲商務總匯之區。紹人居半。紹商運米出口。源源不絕。漸有匱乏之虞。不得不禁止出境。紹商銜之深。乃慫恿紹之官紳。訴於巡撫。巡撫頗爲所動。嚴電切責。謂本省不應遏糴。宜弛禁。余以去就爭之。事遂寢。自有蘭之封禁。金衢兩府之米。皆不得出。是以感之者。又不獨蘭之人也。鄰邑之歌功頌德。贈牌匾者。相屬於道。蘭之人並紀其事。鐫於碑。以誌不忘云。舊例鹽典及油布錢烟各業。月繳縣署錢數百千。名爲津貼辦公。實卽陋規。余自到任之日。始悉數歸公。分別撥充學堂警察經費。又有所謂埠頭捐者。每年點充埠頭一次。官幕所得。共數千元。名曰點規。埠頭承辦各項差使。向各船戶收捐。贏餘甚鉅。余一面出示減收捐費。一面於更換埠頭時。飭繳洋千元。以其半撥歸郡城師範學堂。半留爲本邑出洋學生之津貼。永爲成例。是年十月。受代而去。余作令十年。事難罄述。所至皆多匪。詞訟尤極繁難。只蘭谿略簡。而亦無日不出坐堂皇也。余少而貧賤。長而客州郡間。於物態詭隨。情僞百變。知之已熟。凡所作操多奇中。以故豪強奸盜。相戒搖手。莫之或欺。每聽事堂

上。下皆屏息。待訟者言畢。不憚一詞。遇樸訥者。代白其意。其桀黠善辯者。指斥幽隱。反覆駁詰。不一事威喝。案經訊結。據案手自作判。不假手胥吏。使人人折服而止。前後十年間。無一審而不結之案。亦無一結而復翻之案。歷任堂簿。至今猶在。可按籍而稽也。每赴鄉勘驗。裹糗往反。不費民間一錢。隨從書役。各給工食。亦不准受人供應。前導必有高脚牌示。肩之以行。惟每當臨去之時。酒漿盈門。香花載道。則又情之所不可却者。余孤立無援。不善承迎將順。非值艱難之會。又孰須之。而孰用之。艱難非所憚。而形太勞則敝。神太勞則竭。其不至顛躓者幾希。故蘭谿之局一終。決不再膺民社。或曰。以子之才。大之不得被其澤於天下。小之猶可收其效於一州一邑。小用小效。所學亦云不負。何薄之而不爲。余曰。州縣所以爲民也。知有民而已。一身之利害得失。非所屑計也。此非書生之至愚極駭者。不能方其入官之始。直情徑行。罔知顧忌。今更事既多。利害得失。瞭然於胸中。稍參以爲己之心。卽紛其爲民之志。非愚且騃。則巧且滑。漸至敷衍爲能。紛飾爲治。與庸庸者。又何異焉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戊申五月。乃以道員發往直隸。旋充巡防營務處會辦。無所事事。旅進旅退而已。己酉那尙書桐。署直督。正值清理財政之時。各縣冊報。多有不實。以余出身州縣。必能爬羅剔抉。改充淮軍銀錢所。兼清理財政局會辦。尋又兼巡警總局坐辦。陳公夔龍來督直隸。檄委天津釐金局總辦。天津釐局。每年徵銀不足三十萬。余一主以寬。與局員推誠相與。不立比較。其偷漏者。責以補繳。無充公苛罰之條。商民稱便。未及一年。已增收六七萬之多。庚戌秋。調天津習藝所總辦。習藝所之設。始於項城。屋舍千餘間。工廠十數處。收容罪犯游民千數百人。守兵百四十名。如巡警制。辛亥八月武昌陷。各省相繼獨立。津郡岌岌可危。幸軍隊不爲動。黨人計無復之。思勾結所犯守兵。以圖起事。官紳大懼。議先遣散罪輕者數百人。以孤其勢。總督陳公澧其議。乃以問於余。余極言其不可。一經動搖。全局瓦解。不係乎人數之多寡。近者南京模範監獄七百人。哄入督署。立時宣布獨立。其前車也。陳公從余言。卒以

無事。壬子民國紀元。數請辭差。夏六月。始回里。癸丑河間由直來燕。督理軍務。初與余不相識。其在直時。稔知其事。極贊賞之。嘗語人曰。此事關繫甚大。當時孫某。若無定識定力。稍一遷就。津必不保。津亡。而京亦隨之。豈尙有議和之餘地。此時局面全非矣。有如此才。而聽其汶汶以終乎。故蒞燕後。保薦吏治人才。請以道尹存記。甲寅冬。發往浙江。未逾月。攝理甌海道道尹。前道尹左杖周。惟利是圖。人言不恤。民刑訴訟。亦復受理。罰款概以入己。並有阜快承差各役。余則悉行革除。其最虐民者。沿海各口。設有稽查局。以禁米出海爲名。藉端訛索。委員丁役。不給薪工。悉取資於罰款。又一律撤消。分別咨飭甌海關。暨水上警察統捐局。兼司查禁。以維民食。甲寅春。各屬米荒。會紳籌借鉅款。邀請甌紳呂君渭英。在滬購辦米穀。源源接濟。民心大定。自民國以來。誰復以吏治爲重。余於所屬考察極嚴。擇其最劣者。請於省署。撤調一二。其他皆力圖振作。且以余爲識塗之馬。莫敢諱飾。語云。官須自做。及爲監司。事事仰給於人。中多隔閡。反不若親民之官。其效速其化神也。丙辰浙江獨立。呂公望自爲都督。遂告歸。是年冬。河間被舉爲副總統。任余爲諮議。又電保堪膺疆寄。懇予特任。奉令交國務院。優加擢用。丁巳夏。河間代總統職。余亦隨節北行。時方屬意余爲省長。余瀝陳資望學識。均有未逮。乞以閒散自效。乃有閩海關監督之命。十月到閩視事。戊午閩粵交戰。所部常關。頗受損失。涵江總關。適在戰線之內。幸關員死守。閩軍獲勝。未至陷落。然商民輟業。年歲凶荒。元氣旣已大傷。稅收驟難如額。心竊憂之。又以地居卑溼。水土不宜。思爲離閩之計。庚申春。入都求調。財政當局。以一時無缺。乃先行調部。派在參事上行走。俟有相當缺出。再行請簡。遂於夏五月解職。年來政爭益烈。綱紀蕩然。亦不再作出山之想矣。綜厥生平。忽忽若夢。讀書不多。至今爲憾。少長之時。困於帖括。中年而後。困於簿書。所學迄無成就。其居官也。事無鉅細。必躬必親。不寄權於人。素以潔清自矢。除廉俸所入。不受一私錢。此可告諸天地鬼神者。其居鄉也杜門掃迹。日手一編。以

文史自娛。不結交官府。不與聞閒事。有告貸者。量爲扶助。不責人以償。有請求者。爲謀必盡力。力不及者。使別圖。不予人以口惠。故雖不得施者。亦終無憾詞。不事生產。不屑屑綜核。然財旣竭。則復來。亦未嘗困乏。端居多暇。緬懷疇曩。略述一生梗概。皆實錄無虛。語非欲信。今而俾後。但以垂示子孫云爾。今年才六十有二。使天假之年。浸尋荏苒。以至於老死。誠未知晚節之何若也。辛酉六月書後。

冰昌之起。實亂荆揚。芝巢之橫。竟覆雅洛。然其始也。一良有司。了之有餘。金田之禍。蓋亦猶是。光緒之末。履霜已兆。浙河左轉。鏡兵竿旗。往往萌蘖。山越之起。其類建安。水仙之殃。或甚元興。微公治之。其何能瀾。都尉渤海。尙令朝歌。息彼潢池。奚以過此。漢羌多衅。不得廉吏。巴蠻解仇。曰倚良牧。梅錄之至。惟懼丰州。狼豕之歌。蓋感益部。陸外康內。勞止可安。兩京守令。選爲公卿。北宋有臺。先更州縣。晉唐不爾。詭陳斯縱。三復斯編。徒爲叔季。長太息也。江甯吳廷燮。

金君仍珠家傳

葉景葵

君江蘇上元縣人。父和咸同間文學家。著有秋蟻吟館詩鈔。世所稱亞洵先生也。亞洵貧困。筆耕養母。咸豐三年。太平天國軍陷金陵。奉母命縋城出。赴向榮大營乞師。不得請。轉徙泰州。清河。松江。母死於圍城中。子祁亦殤。城克後。移家江陰。側室汪。生子名曰遺。字曰是。珠遺室張生。君名曰還。字曰仍珠。君生於咸豐七年二月十六日。十年金陵再陷。亞洵盡室由江陰渡江。一寓靖江。再寓如皋。航海至廣東。儲書於端州。廣州。潮州。同治六年東歸。七年攜家旋里。君甫十二歲。聰穎異常兒。習爲舉業。執贄於金壇馮煦。授以詞賦之學。弱冠入泮。授徒養家。藉月試書院膏火。以補不足。亞洵性豪邁。東歸後。四五年未就事。館穀所儲。概罄於交際徵逐。不暇問家事。同治之季。出門求食。以性

情孤介。往往因文字搆讒。十餘年中。往來吳會九耕三儉。困躓無聊。光緒十一年乙酉。君中江南鄉試舉人。亞袍於是年冬病沒。於是兄弟二人。均藉父執之介。襍被度遼。是珠就營口英領事署文案。君就東邊道爽良司帳。爽良調山西河東道。君隨往管理鹽務出納。恩銘繼任。留君自助。恩銘升山西按察使。君以會試挑取臚錄。議敘知縣。隨至太原。巡撫胡聘之委充文案。繼任者何樞毓賢。岑春煊。趙爾巽。均加委任。會署理夏縣知縣。委辦歸化關稅務。保升知府。二十九年。趙爾巽擢湖南巡撫。奏調隨行。委充文案。出署澧州直隸州知州。以治行卓著。彙保傳旨嘉獎。調回文案。兼任銅元局總辦。是時廣西土匪陸亞發倡亂。攻陷南丹土州。東蘭懷遠。聲勢洶涌。靖州一帶戒嚴。廷寄湘撫。切實防堵。君獻議曰。目前南路喫緊。匪謀甚狡。必由黔桂邊隘。襲取湘西。以羣山自蔽。湘軍窳朽。不宜任重。宜速練得力新軍。以備未然。乃奉派在籍道員黃忠浩。募勇四旂。認真訓練。防堵西南各隘。奉旨允行。匪果勾結叛勇。圖撲桂林。湘西又戒嚴。爾巽奉召來京陛見。以陸元鼎署湖南巡撫。道經武昌。謁張之洞。商防勦桂匪方略。之洞言忠浩叵測。宜撤換。鄂省當出師會勦。其意蓋欲起用張彪也。元鼎到任。檄委君留原差。乃進言曰。湘軍均有莫氣。惟黃忠浩新軍可以一戰。西路之防。重於南路。以守爲防。不如以勦爲防。不特臨陣不宜易將。且宜飭忠浩率兵出境。會同粵桂之師。直搗匪巢。元鼎從之。果奏奇捷。之洞偵知君阻其議。恚且恨。並與元鼎齟齬矣。三十一年趙爾巽簡盛京將軍。奏調赴奉差遣。旋於秦晉賑捐案內。獎升道員。委充文案總辦。兼辦內文案。交涉機要。又兼任財政總局會辦。日俄和約甫定。日軍撤退。接收事件繁雜。南滿路附屬地各案。尤爲棘手。君鷹付裕如。會有奉省開埠章程。由北洋大臣袁世凱主稿。函奉會奏。爾巽失其函。而以原稿交君審核。君未知爲北洋之藁也。擇其不合者。或刪或改。爾巽命鈔胥繕正寄津。世凱得復。初未校其同異。嗣爲幕府所訐發。世凱盛怒。派員赴奉查詢。何人主稿。君悚然曰。東省交涉。全恃直奉會商咨行外部。與日使折衝。若有隔閡。必增荆棘。力

請開差南歸。不許。三十三年盛京將軍裁缺。徐世昌授東三省總督。君於財政局員參案內。牽連革職。三十四年兩江總督端方。委辦南洋印刷官廠。奏稱有用之才。廢棄可惜。保送引見。之洞欲尼之。而名已上聞。奉旨以知府用。宣統元年。錫良繼任東三省總督。奏請開復原官原銜。調奉委辦奉天官銀號。密令策畫錦瓊鐵路事宜。錦瓊鐵路者。發起於美國銀團代表司戴德。聯合英商保齡公司。借款承修葫蘆島。經錦州。洮南齊齊哈爾。至瓊瑋鐵路。美任借款。英任包工。於是年八月訂立草約。密摺奏聞。交部議。度支部尙書戴澤惑於左右之論。謂此路費鉅利少。慮其虧耗。會同外務部。郵傳部。復奏議駁。錫良怒而請假。君與熊希齡。鄧邦述。奔走斡旋。再由錫良。程德全會奏。力陳東省危亡在即。非采均勢主義。不能挽救。攝政王甫有轉圜之意。而事已洩於俄日。俄使以穿越中東路爲背約。乃改議先築錦洮。日使又以並行南滿路爲背約。先後詰責。支吾逾年。而大勢已變。正約迄未成立也。三年。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。委文案總辦。兼東三省官銀號。武昌變起。金融動盪。調度得宜。關外交堵。奏署奉天度支使。未到任。而共和詔下爾巽乞休。君亦退隱。民國二年。湯化龍。梁啓超。組進步黨。君加入焉。舉爲基金監。庫倫兵變。外蒙獨立。內蒙部落渙散。易受煽惑。君游說各旗王公。在京組織蒙古實業公司。舉科爾沁左翼後旗札薩克。親王阿穆爾靈圭爲總理。君爲協理。聯絡情感。拯濟困乏。內蒙嚮化無異志。世凱於是知君之才。然未能用也。八年。梁啓超爲財政總長。以君爲次長。啓超輕於然諾。遇有推舉財政鹽務專才者。輒予委派。更調頻繁。每遭各省拒絕。君與啓超約。凡關於任免部令。非確有撤調情事。先經會商決定者。不得提出閣議。啓超諾之。乃疏通各省長官。令已經任命各員。仍赴新任。以保持中央威信。任事三月。力勸啓超引退。在野主持清議。從此啓超不復參加政局。益重君矣。十二年。中國銀行股東會。舉君爲總裁。張嘉璈爲副總裁。換某省分行經理。督軍電阻。保留原任經理。君電某督。謂此次改派經理。因前任有應予撤職處分。事關全行風紀。未便姑容。茲徇尊意。擬暫准

留職。三月後。仍以現派之員接充。儻不蒙鑒諒。惟有命令分行停業。以期兩全。特責省爲全國模範。銀行被迫停業。似與全國景仰之令譽有關。應候明示。某督復電如約。會有直奉之戰。巡閱使吳佩孚。召張嘉璈至四照堂議事。薄莫不得出。君入謁。問其故。佩孚謂本日軍需急待支用四十萬元。請副總裁提交。商妥後。即可同行。君云。庫款動用絲毫。皆有定章。且有股東監督。非副總裁所能擅取。行中文件。每日皆須副總裁簽發。未便久留。若巡閱使即須提款。則請派隊開庫逕提。俾有交代。或知照財政部。派員提供押品。與行簽定契約。亦可立辦。否則請扣留總裁。聽候處分。佩孚改容謝之。事乃解。其勇於負責。當機立斷如此。十五年。股東會因幸勞過度。於辦公室患腦溢血。急治得蘇。而右半不仁。神思顛倒。逾年清醒如常。自言如沈睡初覺。癱臥不起。轉側需人。至十九年夏。虛弱難支。溘然長逝。時在庚午六月十二日。享年七十四歲。君配東氏。先二年卒。婦翁爲丹陽東九泰。與亞匏莫逆。即撰金文學小傳者也。生子二。游學英國。習礦工柱。曾任北京財政部僉事。君個儻權奇。饒有智略。持躬清正。處事和平。自幼食貧。甘爲委吏。於世俗之變幻情僞。洞燭無遺。剖決疑難。億無不中。歷參戎幕。熟覽朝章國故。奏咨批答下筆如流。嘗慨然曰。任大事者。貴有君子之襟懷。而不可不知小人之心理。有小人之機智。而不爲小人。斯能了事矣。又嘗自謂獲上臨民。獨當一面。吾愧未能。若爲入幕之賓。參與密勿。果能言聽計從。雖未必致治。先求其不致亂。吾所優爲。嗚呼。用君者。能如駱胡兩文忠。其所成就。豈僅此而已哉。余少於君十七齡。自晉而湘而遼。同室辦事。受其匡益。罷官後。同室滬濱。過從尤密。自君北徙。每年入都相訪。必晤聚數十日。聞君病廢。時往省問。病榻前絮語如家人。以身遼事相付託。故知君之志行甚諗。儻及今而不爲之傳。恐後世遂無知君者矣。爰書其犖犖大者。以備蒐采。欲知鼎革前後之政治關係者。或有取焉。

濮友松先生哀啟

濮 祚

先嚴姓漢氏。諱宗柏。字友松。先世皖人。清中葉遷於金陵。世以醫名。曾王父象昭公。諱兆彪。生王父壽人公昆季六人。王父壽人公。諱慶豐。曾王父之第三子也。於醫術尤精。嘗因避亂。往來於河洛間。隨地懸壺。踵門求治者。絡繹於道。亂定歸里。復理舊業。門庭如市。公性爽直。辭色不少假借。然當爲人治疾時。聆音視色。診脈尋源。毫不敢忽。以是活人無算。先王父初娶元配。先王母金太夫人。繼娶於徐。又繼娶於楊。最後娶顧太夫人。始生先嚴。先嚴生數歲。顧太夫人逝世。先王父遂不復娶。先嚴天性純孝。奉侍左右。疾病痛癢。扶持抑搔。躬親其役。事無巨細。先意承志。如是者殆二十年。始終無倦。及遭大故。哀毀逾恆。旣殮。傍棺夜宿。旣葬。月必三數次。往視墓所。寒暑無間。無同產兄弟。有姊適陳。長先嚴九歲。平日尊之如兄。春秋佳節。雖風雨必先衣冠往賀。誕日則挈酒食祝於其家。姊弟怡怡。竟一日之歡敘。自少壯以至白頭。未嘗或間。及聞其喪。自鄂急走二千里。來視憑棺一痛。爲之經理其喪葬。豐儉中禮。尤推愛及於諸甥男女。而厚視之。待遇同堂。以及族姓昆弟。爲之謀生送死。撫卹其孤。一一周至。晚年更分析先王父所營之住宅。以一自留。而以其餘。畀之同堂姪輩。俾各有其棲息資生之所。而視朋友之事如己事。往往濟其困乏。贍其室家。代營其資產。教誨其子。俾其成立。鄰里疏屬。時其緩急而資助之。亦無少吝。惟對於家人卑幼極嚴。重門以內肅如也。其於戚友所知。一事不合。輒加面斥。但隨改隨忘。以故敬憚者多。而怨讎亦少。先嚴幼時。穎悟異常。旣學爲文。游於陳葆常先生之門。文藝日進。旣而受知於涂朗軒尙書。時尙書守甯郡。於郡試錄置冠軍。嘗以國士相許。所賞不徒在文藝間也。先嚴自少時。卽以慷慨任俠聞於鄉里。嘗組織救火會。無論遠近。聞警輒解衣。督輿夫。肩救火具出。馳赴火所。親身前進。持鎗灑救。雖遇風急火盛。奮不顧身。不撲滅不退。故一時誠意救火會。名冠全城。旣入邑庠。益自砥厲光譽噪起。因屢試不售。乃偕友人讀書南城牛首山之巔。嘗築屋數椽。顏曰雲窠。其地占全山之勝。至今游者。猶能探尋及之。旣逾壯歲。以

同里甘子純伍懋元兩先生之存。總管金陵救生外局。任事之始。卽訂規約。明賞罰。上下游江面百九十里。時時巡視。察其勤惰而進退之。遇風則督促舟人挂帆中流。爲救護之設備。先嚴輒同其勞苦。雖狂飈巨浪。不稍退避。視事數月。拯人無數。頌聲大起。時郡守某公門役褻權。御先嚴高抗。陰嗾其黨徒傾陷之。因是憤而辭職。而名益高。先嚴鑒於清季庚子以前。官僚氣習之蠹敗。知官不可爲。故甫食餼。卽納粟入成均。以示無進取意。旣而因友人之勸駕。乃經商於蘄。迨蕻垣舉辦自治。一時鄉士大夫咸推重先嚴。函電相邀。旣至被選爲總董。一切規模草創。百端待理。先嚴倡率指導。和衷下氣。以期共濟。又分餘力。出佐前學士黃慎之先生。經營浦口市場局事。是歲秋水爲災。先嚴復倡辦急賑。遠出勸募。儘力散放。一時好善之士。氣求聲應。四郊遠近。沾溉實惠者。奚啻千萬。未幾革命軍起於鄂。先嚴時遙領蕻陽典肆。蕻近鄂。亂機先動。蕻肆連電促先嚴往。乃以地方諸義務。擇人委託。匆遽赴蕻。到蕻肆後。昕夕處分。勞苦憂憤。疽發於項。無已。乃擬歸蕻就醫。旣至江甯戒嚴城閉不得入。乃乘輪赴滬。就診於仁濟醫院。時創口已潰。潰面幾遍全項。院醫斷爲不可治。姑盡人事而已。孰知不十餘日。腐肉盡脫。未幾漸生新肌。又未幾。創口全合。出院之日。院醫西人某執先嚴之手而送之曰。祝君平安歸去。然若君之症。千百人中。恆難愈一二。今竟獲痊愈者。君有盛德。足以迴天。非醫之力也。後此幸益加勉。先嚴聞言大感動。嗣後每語不孝等曰。汝輩成人。皆能自立。毋須予顧慮。予今後益將勵行善事。以答天庥。雖捨身不恤。亦無暇顧及汝輩。嗚呼。孰知後此十四年。竟踐是言。以隕其身耶。自滬歸里。復任自治事。兼辦賑糶諸務。時四方不靖。隨處遏糶。舟車輒阻。購運尤艱。微聞江北皖懷間。米禁少弛。但人人裹足。先嚴乃毅然請行。以爲同人倡。俟有代者而後歸。時國體變革。羣言龐雜。是非淆亂。議董兩會。同時辭職。其時救生局。以兵事影響。財力竭蹶。人心渙散。岌岌不可終日。地方紳耆。恐偉大善舉之廢墜也。以爲非先嚴不能支此殘局。乃開會公推。同時內外兩局員。亦復聯名籲請。先嚴

遂於壬子秋後。復任局事。內外兩局。悉聽裁奪。先嚴以爲根本計畫。首在開財之源。計局中歲入。以洲柴爲大宗。房田租次之。而柴洲又以濟漕洲爲大宗。舊習由撥州者。把持醵斷。巧賄強脅。無所不至。先嚴謝絕衆議。力主收回自辦。由是歲入埒增。下關局外沿江數十丈。舊係荒灘。爲之鳩工庀材。疊石成岸。於上建船廠。瞭望台。又以餘地開闢市廛。以增收。計所費不資。局款不足。乃捐薪以益之。復整理其他田房租。亦歲有增進。又慮歲入多而濫支也。乃決議以逐年盈餘。建廣善義倉。儲欸備荒。今者倉成。由六年儲穀。殆以萬計。先嚴念創始之匪易。守成之尤難。故雖以將耄之年。未敢一日卸責。且於局事外。兼主持南城貧民工廠。廠容男女藝徒數百人。一切工費。所需公款不繼。則代爲籌貸。雖得所成。就以資生活者極夥。而先嚴之精力益瘁矣。內外局廠。相距二十里。常以單車往來其間。不避寒暑。今年首春人日。中途車覆。身仆額傷。創口逾月始合。而內臟震動。潛伏病根。消化力弱。飲食減進。神氣困敗。自知病將不起。猶力疾物色替人。親往勸駕。遍詣局紳之門。冀其贊同。迨臨終之前七日。特置酒開宴。檢齊簿記摺款。請公同省閱。遂介紹陳君蘭蓀。及婿張汝芹於衆前。藉謀交替。以資休息。乃一致主張挽留。僅許陳張得相助爲理。立爲議案。次日清晨。乘車至關局。集局中諸同人。諄囑一切。午後歸家。精神異常頹喪。適因上游分局有事。來函報告。立召張培至家。授以應付方略。備極窳要。翌日張來。告處分既畢。甚以爲慰。若有喜色。意謂使彼輩知局有負責之人。可以相戒無玩矣。然語不及私。鉅知未逾數日。乃竟一瞑不顧耶。嗚呼。哀哉。先嚴娶先妣程太夫人生男女七人。程太夫人秉性淑慎。事先嚴婉婉聽從。匡助實多。先先嚴卒。子四人。祜邑增生。蚤卒。娶李氏。祁現充蘇省署第三科長。娶夏氏。祜現充縣立初中校長。娶邱氏。祜出嗣外家程氏。習商業。娶許氏。女三人。適張。適朱。適舒。孫十一人。齊政娶朱氏。齊德娶張氏。齊芳娶朱氏。齊名娶劉氏。并服務教育實業各界。齊材娶楊氏。齊程。齊奮。齊銳。齊強。齊志。齊一。或學或商。或幼讀。孫女九人。長適王

。餘待字。會孫四人。家龍。家駒。家琛。家楨。會孫女三人。均幼。彌留之夕。親支近族。環泣送終者近百人。先嚴捐棄一切。溘然長逝。撫視四肢。溫軟如常人。生前方嚴之貌。倏一變而爲慈和溫藹之容。意者善念蘊結於中。至是一一表現於外歟。獨是魂魄何歸。攀追莫及。遺留無語。遵率奚從。此則不孝等泣血椎心不能自制者也。伏念先嚴稟賦素強。健飯善飲。自患疽後。氣體一變。然猶強自振勵。不願言老。及今春車仆受傷。血氣愈虧。胃弱食減。醫者或謂病在心臟。或謂病在脾胃。或謂傷於酒所致。以致輒進湯丸。兼施注射。迄無一效。不孝等昏迷曹惑。侍奉無狀。罹此鞠凶。百身曷贖。顧念竈爨未安。不得不苟延殘喘。勉襄大事。伏願當代大人先生親知朋友。俯賜矜鑒。錫以銘誄。則歿存世感且不朽。

甘仲琴先生哀啟

甘滂

哀啓者。先嚴天質穎敏。溫厚謙沖。爲先王父春海公所鍾愛。先王母曹太夫人。生先伯父伯珊公。居長。先繼王母孫太夫人。生先嚴。及三叔叔蘭公。五叔叔華。六叔進之。爲先庶王母韋太孺人所出。一門之內。聚族而居。支派雖繁。而終聯爲一體。歲時伏臘。有事均會集一堂。歡洽無間。先嚴稍長。卽明識大體。文質斐然。於伯叔兄弟間。相親相愛。藹藹怡怡。歷數十年如一日。吾家先世爲江左望族。有明鼎革後。占籍金陵。初以商業起家。而遂清中葉前。浸淫文化。崛起士林。以科舉挂名朝籍者。代有其人。先叔曾祖實莽公。學術湛深。迴翔郎署。其潛心輿地。受清廷特達之知。簡勘山陵。同列莫不驚爲異數。詩書世澤。歷久如新。白下瑣言一編。卽當年遺著之一。惜中經陵谷變遷。津逮樓藏書。散佚殆盡。先嚴幼承庭訓。與先伯父伯珊公。讀書勵行。先後游庠序。卓然有聲。先伯父蚤世。先嚴痛切鵠原。旣悲且奮。然未嘗一日忘學也。未幾。卽以歲試列前茅。食廩餼。是時先嚴甫受室。先妣李夫人來歸後。時從先外祖仲綸公游。先外祖爲文壇名宿。學耆仰爲泰斗。先嚴聞奇析疑。學益大進。願以文戰

不利。連不得志於鄉園。居恆戚戚寡歡。深恐儒冠誤我。沒世無稽。于是愴然變計。以龍門傳貨殖。亦足見重當時。而流傳後世。乃棄儒就賈。設肆通衢。廣購華洋諸物品。供以應求。滲澹經營。歷經多載。而信用昭著。衆口翕然。旋被推爲本業業董。光緒二十六年。貴池劉觀察聚卿公。創立南京總商會。鄉望中前輩朱培生。張漢儒諸公。與太平黨世伯嶽宗先生。先後被推爲商會會長。先嚴任商事公斷處處長。繼任副會長。泊嶽宗先生逝世。各業會董。以先嚴資深望重。會長一職。非先嚴不克當。先嚴固辭不獲。乃勉允就職。嗣是以來。關於商會之應興應革事宜。靡不悉心規畫。博訪周諮。必求其愜當而後已。民十六改委員制。先嚴復與蘇先生民生。杜先生哲庵。被推爲南京市商會常務委員。同時并推任江蘇全省商會聯合會常務委員。全國商會聯合會委員。蓋自清季起。致力於商運者。垂三十年。無一日不在勞心焦思中也。中間歷經政變。南京爲兵家所必爭之地。首當其衝。客軍遠來。徵車索秣。叫囂驟突。紛擾不堪。先嚴均以身先。不畏強悍。據理力爭。應者應之。拒者拒之。而市面賴以安定。財力賴以保全者。良非淺鮮。其最著者。爲江浙之戰。京中心皇皇。謠言蠶起。先嚴首倡調停之議。與蘇紳張仲仁。虞洽卿。盛竹書諸先生。聯合陳說。往返京滬。籲請和平。僕僕風塵。備嘗艱苦。未幾戰事弭息。兩省人士。慰勞有加。楊隣葛敗退時。強邀先嚴至督署。勒索地方捐餉七十萬。先嚴痛陳商困。請免捐輸。楊不顧。且禁先嚴出署。雙方談話。漸趨激烈。最後先嚴乃謂余願犧牲個人。決不能使地方無辜受此負擔。楊亦無可如何。釋先嚴歸。至今猶喻灸人口。先嚴蒞職既久。至名歸。歷任軍民長官。皆器重之。韓紫老長蘇時。尤爲融洽。齊撫帥孫馨帥督蘇。均聘爲諮議。堅辭不允。乃受職不受薪。常謂余服務梓桑。一切皆以地方爲前提。決不假借地位。爲個人活動。所以與官廳方面接近者。不過欲使下情能以上達。爲商民減少痛苦。並非藉以自私自利也。味此數言。先嚴之淡於榮利。昭然若揭矣。段執政當國時。召集善後會議。先嚴被聘爲會員。後成立臨時參政院。任參政職時。盧宣撫使子嘉。召開江蘇善

後會議。亦聘先嚴爲會員。往來京甯者三年。嗣後歷任南京市政府參事會參事。南京市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。國民政府設中國國貨銀行。特派爲籌備委員。先嚴一生行誼。其聲聲諸端。概如上述。其他如提倡國貨。則儘量扶持。不遺餘力。辦理學校。則捐資補助。不務虛名。尤於地方慈善事業。最具熱忱。夏季捐賑大批獎品施放。冬日設立粥廠。以惠貧民。餘如平糶局。救生局。義渡局。普育堂。清節堂。崇善堂。豐備義倉。慈幼院。孤兒院等善舉。皆與諸鄉長。同心協力。時其緩急。而一一見諸措施。民十四年。江甯沙州圩被水衝破。田畝淹沒。居民漂蕩無依。先嚴惻然愍之。奔走呼號。籌募鉅款。搶修築堤。水患乃平。至今並無潰決之苦。更以餘款一萬五千餘元。創辦仁壽織布工廠。以濟貧民。而資生產。故急公好義之名。識與不識者。皆稱道不置。六旬以後。一意退休。雅不欲與聞外事。而清明不爽。神志湛然。時復以書祭自娛。教導兒孫。媿媿不倦。方冀天倪永保。克享期頤。乃前歲突有八一三之變。戰雲密布。禍降自天。不孝等見事機危迫。遂環請先嚴。挈同眷屬暨孫男女輩。倉皇赴蕪。風鶴聲中。復轉至漢。會未數月。而漢地復以警聞。一如前者在京情狀。是時京中已漸告救平。先嚴知故宅尙獲保存。繫念綦切。爰命不孝湜等先行返京。整理一切。不孝湜乃追隨先嚴。輾轉至渝。父子家人。天涯地角。可謂極人生難堪之境。然猶幸關山修阻。音問時通。竊引以爲慰。孰意旅渝以後。仍復轉徙。旋遷至巴縣漁洞鎮。遽於本年八月七日申時壽終旅寓。不孝湜暨長次兩娘孫男女四人。隨侍在側。親視含殮。不孝湜等在京聞電。痛不欲生。先嚴以古稀之年。道路流離。不孝等未能稍畫烏養之私。能不疚心疾首。抱恨終天。嗚呼哀哉。先妣李夫人。生子三人。不孝湜娶萬氏。不孝湜娶龔氏。不孝湜娶任氏。女五人。長適丁。次歿。三適戴。四適程。五尙幼。孫二人。孫女七人。均幼讀。不孝等侍奉無狀。罹此鞠凶。泣血椎心。攀追莫及。祇以旅櫬在外。窀穸未安。不得不苟延殘喘。勉襄大事。倘蒙當代君子故舊親知。寵錫銘誄。以闡幽光。感且不朽。苦塊昏迷。語無倫次。伏維矜鑒。

子衡八十自敘白話

子衡

余兒時。習聞父訓曰。爲人總當耐勞要好。汝能耐勞要好。便是孝子。又因嗜煙草。喘欬不已。垂戒曰。煙之爲害甚矣哉。汝後切勿嗜此。予敬謹銘佩不敢忘。故遇事不辭勞苦。居心必求上達。煙則終身不入口。今年且八十。康健如常。蓋受賜於庭訓者多也。用是追述生平。語雖不文。要皆實錄。惟愛我者有以識我真相焉。予生三歲。即食皆依祖母。極蒙鍾愛。六歲受學周益傳師。九歲熟四書三經。師嘗謂有悟心。十歲癸丑二月。洪楊陷金陵。豫隨祖母避女僕處。賊令嚴。全家音問隔絕。終日與祖母對泣。三月。母親攜三四弟尋至。相率入女館。困苦不堪。幸知父與叔均逃下鄉。予兄弟五人。二弟八歲。被女賊擄去。五弟殂。堂伯叔暨家衆殉難。凡十九人。其後堂兄得雲騎尉世職。餘祀昭忠祠。次年八月。乘刈稻僞令。舉家逃出。曉行露宿。形同乞丐。五日離賊遠。父與叔訪至。骨肉復聚。悲喜交集。往依湖墅外祖家。乙卯正月。遷常州。延顧展卿師教讀兩年。學爲詩文。猶憶賦一年幾見月當頭句云。何須問幾見。風景自年年。師喜謂興會大佳。丙辰遷蘇州。南京大營退丹陽。蘇城戒嚴。避往太倉。遂廢讀。歲暮復回蘇。丁巳初春。父病肝旺。擯家衆獨令予伺應。晝夜捶撲不知勞。得聞禱天。求以身代。詎聞五月初八日。竟棄養。嗚呼哀哉。戊午孀母故。已未祖母壽終。喪儀酬應家務。皆身任經理。庚申。蘇常陷。避難上海紹興餘姚。十月復回上海。叔孀同外家赴北京。置我母子不顧。我年方十七。舉目無親。聞親族住江北。遂奉母暨弟妹航海赴通州。團防不准難民登岸。不得已換小船。由如皋到泰州。親戚族人在焉。遂賃屋居。自恨失學。遣兩弟從陳允諧先生讀。嗣令三弟就魏伯鸚表叔宿館。四弟從范海帆師。我則四路奔波謀食。甲子六月。金陵克復。七月晉省。屍骨遍地。行人寥寥。慘不忍視。東花園老宅。僅存破壞十餘間。與堂叔堂兄分任修理。乙丑初春。由泰遷回。三弟鎮後更名詒泰五月入學。叔父

選浙江淳安縣。函召先往蘇。尋先人靈柩。父柩在觀音山寺無恙。孀柩橫倒盤門外廟中。惟祖母柩無着。時亂初平。草棘沒人跟。尋不得。痛急無計。到杭稟知叔父。待莫秋草枯。復往寄柩廟。見頽垣廢砌。枯骨縱橫。詢知係官兵擄棺棄屍。不下二三十。距日不久。尙未掩埋。因就屍骨刺血滴認。幾徧不驗。慘痛萬狀。泥禱無算。夜夢祖母如生前。手持長煙袋指曰。汝看有黃瓦半片乎。侵曉。遍覓至廢牆根。果見黃琉璃瓦半片。爬去瓦礫。有白骨一堆。骷髏具在。就地捧視。細認祖母生前左頭角有豆大傷痕。陷入骨。骨雖枯。痕猶儼然不爽。因檢入箱。回寓洗淨。焚香灑血。血不入。焦急無法。往詢刑席件作。咸云。刺血必親生子方驗。餘則不驗。因遣寄叔父任所。請刺驗血。果入骨不滅。他刺則否。因奉骨改殮。同父親孀母柩扶歸。不擇吉。不算命。不開山向。安葬祖塋。歷今數十年。安吉逾常。以是知堪輿不足信也。冬季完姻。丁卯生長子兆鴻。戊辰四弟釗入庠。三四弟次第授室。小妹出閣。生次子兆澄。四子兆潢。女兆秀。自後諸姪男女。生齒日繁。費用日大。年三十。由文童保雜職。就河運。赴部驗看。丙子到浙省。人浮於事。得差極難。小有委任。旅費且不給。窮愁殊甚。壬午委文闈頭門啓閉差內提調。早晚親督啓閉。委員循例站班。無所事事。一日提調廖糧道壽豐出。帶怒容曰。出入人要嚴查。現已拏獲傳遞。供認不諱。押供給所候送縣嚴辦。登輿復言之。予曰。此事請求斟酌。問何說。曰。闈內事宜闈內辦結。一送地方。恐成大獄。廖回堂。卽傳見曰。適爾所言。頗有道理。卽委爾審問。予言至公堂有委員。監試堂有巡捕。廖云。不必他們。爾卽去訊。商之巡捕。不贊一詞。似含醋意。往詢押犯。知爲對讀所散役。告曰。科場則例。傳遞要殺頭。役鼓慄求救。予曰。但言需索賸錄錢。便可輕減。隨至公堂天井。坐馬椅。差役執刑排立。傳該犯至訊問。供稱賸錄向規兩元。今祇給一元。爭鬧被押。予不下究。喝令責小板數十。枷賸錄所示衆。枷封大書需索賸錄洋罰充賞。往提調稟明銷差。時監試盛道康并在座曰。此辦甚好。是年秋災。海運委員不及六成。竟得奉委津局。癸未三月到局。

。總辦及同差知爲糧道特委。極與要好。海運員向以押末運最苦。既當酷暑。需日又久。船戶乘間偷米。攪水短數。幾成習慣。同差視爲畏途。相率運動求免。總辦大難。予本不在其列。因念耐勞遺訓。慨願代押。總委均喜甚。糧到通壩五十船。全紅無稍短少。爲歷屆末運所未有。倉場嘉獎。傳語記功。次年。遂得蟬聯。要好得良好然。甲申海疆多故。海運提前鹽船尙未退出碼頭。漕鹽交關。雙方聚衆。不下千人。幾釀大事。鹽船歸批驗大使管。漕船歸外局總理管。總理赴官棧驗米未回。糧道委我查辦。大使係同鄉陳君子實。當往商曰。羣情洶洶。斷非壓力能了。宜從權解散之。陳曰。唯命是從。遂同至鹽務公所。傳領首。予用婉言勸慰。并許回局軍辦鬧事漕丁。汝等宜各回聽信。陳亦同來外局。召纜頭如言勸慰。一面飭雙方總差。會天津縣差頭。代兩造和事。遂得冰釋。糧道喜。加委外局幫理。凡驗船排幫催遣一切勞苦事。皆身任之。磨不悅服。總理雖更調。幫理仍照常承乏。十四年之久。得六次保案外獎。酌委記功無論矣。己丑莫秋。三弟子靜在申病重。我在浙。得妹倩孫蕙生報。趕至看護。醫禱無靈。越三日號泣而歿。極所痛心。搬柩回里。弟爲母最愛。高年得耗。悲尤不堪。坐是病遂不起。庚寅正月十七日。溘然而逝。嗚呼哀哉。丁憂仍奉改作紳董。委幫理津局海運。辛卯服闋。補鄞縣縣丞。癸巳請咨隨潛引見。十月開縣承缺。以知縣回省。值日亂。籌辦海防。撫委赴定海查勘。營制相度。設大砲地位。提台命營務處。派火輪護送。備有行台。力辭往住廳署。詳察各情。鎮軍出身行伍。威令不足。標兵無用。練兵較好防軍統領。久於營務。准軍規制嚴肅。次早徧謁鎮軍統領各營官。履勘砲台。審置砲位。公請點名看操。予以各情已悉力辭。三日公竣。餽贐豐厚。概却不受。回甯波。謁總辦營務處同鄉宗道源瀚。詳細稟商。宗道云。巡撫擬換鎮台。意中尙無人。予謂海疆無能戰之兵。若將練兵。改歸防營帶練。庶幾有造。令鎮軍但管標兵。是不換之換。與其添招無用新兵。不如將無砲砲台。添購利砲。較爲有用。宗道遣之。卽照議稟巡撫。迨回謁巡撫。陳述各節。均照辦。未幾。中日和議成。甲午委海運通局總理。

駕輕就熟。節省局用。二千餘串。九月回省。委解京餉十四萬。向例一員祇解五萬。因請加委一員。航海遇颶風甚險。到津次日。奉電委估修津局官棧倉廩。并查儲存麻袋棧廩。念餘間備儲米貯袋各等件。緣住局局員稟估修棧廩需二千餘元。麻袋需添三萬條。未及奉批出缺。故奉電委兼辦。當飭工包修棧倉完整。只費三百餘元。麻袋有四十萬之多。每屆尙不敷用。緣破爛攪雜不清。當派差十名。日給工食。命揀分三等。一完好者。一損破者。一霉爛者。規劃四日。押餉晉京上兌。旋回津。袋已分清完好。有十八萬袋。損破者十二萬。霉爛不堪用者約八九萬。當將霉爛者變價抵修損破。得三十萬袋。完全足用。交差監修。來正完繳。需費不及二百元。棧廩已修竣。驗收復到京領批回杭。得保補缺。後以同知直隸州仍委津局總理。乙未到差。八月銷差。九月委海門釐局。並委會同黃巖縣場。兼辦沙塗。與知縣關次琛場官李蘭友和衷共濟。紳董亦踴躍從事。公定塘堤丈尺。業戶出資。佃戶出力。印委捐獎千人。工作併力督率。如限完工。堅厚無稍含糊。是年伏汛大漲。得隄保護。數萬畝田未遭水患。秋收後田價每畝責加四五元之多。鄉人感戴萬狀。就金清港建關韓李三公生祠。歲時頂禮。丙申委兼台屬土壩總辦漁團會辦。皆不另開局。用夫馬。丁酉土壩捐有成效。稟歸地方認捐。以節糜費。釐局期滿交卸。委台屬漁團總辦兼太平縣沙塗及黃太教案。丁酉六月委署黃巖縣。值土匪應萬得俞阿狗等作亂。四鄉搶劫。購線會同防營兜拏獲俞阿狗等三名收禁。七月十一晚間。探知巨魁應萬得擬聚眾攻城劫獄。趕命大兒兆鴻到海門鎮軍請兵。十二日三句鐘。應匪果率眾千餘人闖入城。直攻縣署。時僅有親兵四十名。防兵二十名。後膛鎗四十支。城守兵不知去向。我衣冠坐堂皇。閉鎗抵禦。匪鎗向大堂直射。彈飛如雨。一彈穿緯帽過。傷侍從門丁。請後退。我屹然不動。喝眾併力死戰。彈乏。碎窗玻璃繼之。相持兩小時。監獄被打開。俞阿狗衝門出。會若神助。一洋鎗斃俞阿狗。倒監門口。監犯有五十餘人。遂亂竄不敢出監門一步。鍊鎖銀鐐作雷響。雜以鎗炮聲。時天已大黑。煙霧瀰漫。對面不見人。匪驚疑大兵至。紛擁退竄。

擠埤頭門外橋。落水十餘人。如鳥獸散。遂聚兵差僕役百餘人。明火執杖。登城巡防。黎明鴻兒請兵兩旅至。人心稍定。當在堂勦匪時。老妻攜女帶印信坐後園井傍。防不測。微天之福。危而復安。監獄未失一犯。兵丁未死一人。街市未遭一切。匪斃二人。淹沒一人。傷七人。拏獲二人。堂閣階墀。落彈無數。有三彈丸嵌堂檻柱中。留作遺跡。時應魁尙未獲。有謂糾衆謀報復。有謂官眷已避走。一日數驚。羣情皇皇。老妻乃以拈香爲名。乘輿出周巡四城。人心始靖。巡撫得報。加委台防營務處。并飛飭防營鎮軍會勦。嚴限十日。肅清台民習慣。各戶皆有鎗炮。聚則爲匪。散則爲農。勦無可勦。我因懸賞格三千元。又加二千數百元。重賞之下。土人果乘中秋誘醉匪魁應萬得及著匪七人。捆送防營。會稟正法。蒙保奏履變不驚化險爲夷。傳旨嘉獎。並酌補鎮海縣海疆要缺。黃巖匪氛雖靖。教案疊出。花會尤禁不勝禁。戊戌正月。夜半到東鄉拏花會。天將明。聞距鄉五里地。發生拆燬教堂事。馳往察勦。民教多人驚曰。得信何速。教民訴稱夜來匪徒仇教燬堂。飛指某某十數人。皆近村教民仇家。予因和言寬慰。請住堂教士阮得發出。天已大亮。鄉人聚觀益衆。時教士尙未受人唆使。逐細詳詢。據云。堂有瓦屋三間兩廂。後草房三間。問建自何時。需費若干。答云。上年費六百元。蓋成添製什物。又四百餘元。問行李衣服銀錢損失幾何。答家眷并未住堂。統計損失。約有百元。問能書否。曰能。因囑詳細書明。回署好出票拏辦。并賠償。時衆目昭張。無可推却。因面書一紙。憑衆交我。不三日。台府接神父信。羅列四鄉富戶十數人。指爲仇教燬堂打傷教士。損失一萬數千元。請即拏辦照賠。并報主教照會巡撫。飭洋務局。轉飭嚴辦。時我已獲鬧堂兩人。訊供云。係張德才與教士阮得發。因買屋結仇。約人拆屋。時教士并未在堂。得信邀教民多人趕來。適縣尊亦到。比聞省中謠譏大起。謂黃巖又出鬧教重案。當密請上憲。勿派委查。非面稟不得真相。因晉省歷呈經驗詳情。與教堂通報不符。各憲諭此案須妥善辦理。當到甯波。會主教趙保祿。趙怒斥曰。該縣縱民仇教。已照會巡撫。飭限辦結。逾期備參。辭色俱厲。予曰。

貴堂設教。係勸人爲善。當主持公道。阮教士所呈。是否實在。趙曰。詢悉無訛。予曰。暫請息怒。容詳言之。貴國來華行教。理應保護。知縣雖愚。何敢違反。惟教案發生。必詳察兩方實情。平心辦理。方合人道。阮教士所呈。與知縣所訊。大不相同。有阮教士親筆書爲證。今阮教士稟內忽添列十餘富戶。有距該堂三四十里外者。有在甯波上海者。任意飛灑。是何意思。且所稟損失。合親筆面書。多至十倍有餘。似此敲詐。不獨知縣不能辦。貴主教亦必不願聞。時孫神父在旁曰。韓公所說情形。當傳阮教士細問。請明日十句鐘來堂再議。次日往。趙主教改容歡迎。設酒食款待曰。阮得發果有不實。已經訓飭。孫神父問如何辦法。曰。回署先出票。拿肇事人重辦。各項損失。並照阮教士親筆書墊賠。問何時清結。答限十日。回召紳董來語曰。肇事人若能自行投到。決不重責。不令賠償。但管押三月。即准借故保釋。出票則未免騷擾矣。蓋知紳董必知情。故使之聞之。六日間。果有投到四人。案遂結。既通詳洋務局。乃通飭各縣後遇教案。須仿韓令辦結。趙教主亦謂甯波道曰。韓某有胆有識。幹員也。黃巖勦匪保城案內。得優保免補同知直隸州。以知府補用。并加鹽運使銜。辛丑兩宮西狩。人心不靖。土匪蠱起。台防獲匪。皆送黃巖辦。因有營務處。或與統鎮會訊。操執法權。四年。戮要犯六十七。應殺而不忍殺者有之。未有不應殺而殺者。問心尙覺無愧。惟驚駭勞苦。操心慮患。鬚髮皆白。時覺氣逆。力求交卸。壬寅仲夏。飭赴鎮海縣本任。請假回籍掃墓。是年鴻兒得優貢。八月銷假到任。該縣紳商由洋務起家者。多寓滬上。地方富庶。統鎮皆舊識。主教亦常往來。教案絕無。田土細故。亦多和解。較黃巖勞逸相懸。不啻霄壤。蒞任五年。僅命案一件。亦旋了結。頗優遊自得。惟第二兒兆澄在藉病故。不無遺憾。甲辰大兒朝考一等。以知縣分發江西。歷任繁缺。官聲尙好。兆潢議敘鹽大使。分發浙江。辛亥輪補永嘉場。未赴任。胞姪兆瀚浙江縣丞。丙午委海運津局。保補缺後。以知縣用。兆洵議獎同知。余心藉慰。在縣辦學堂。創紗廠。興工藝。捐資不吝。士紳輿情。均歡洽無間。嗣因本府蒞任。安衙派費。諸多

非分不承認。各縣視爲模範。本府深銜之。無隙可尋。適有差役在鄉敲詐。我訪知已從重責革管押。府意未變。我謂知縣無殺人權。解府聽候發落。府益怒。特新巡撫與有舊誼。朦朧撤任。臬台云。韓令素稱幹員。請委查。撫云。已諭藩司掛牌另委。各同寅不平。勸我稟揭。我云。宦情早淡。藉此息肩亦得。晉省交代與府廳首縣七人。同見巡撫。予遽曰。知縣因何撤任。同座大駭。撫曰。縱差害民。自應撤任。予大聲曰。差役敲詐。無人控告。係知縣訪拏。業經重懲。府意未變。解府三月。又不審不辦。乃因宿怨。抹去實情朦朧。知縣在黃巖。鎗林雨彈中。犧牲有所不恤。何有於撤任。撫怒曰。爾去京控。予曰。屬官愛參便參。何控爲。同見者皆代爲悚然。既出。咸曰。先生何強項乃爾。予笑曰。強項是本色。不貪贓枉法。不玩視民膜。備參何所顧忌。姑作此不平之鳴耳。交代清。毅然返里。鴻兒請假歸省。上二品封職。請勿出。我時已六十有四。飽嘗炎涼世態。謝絕宦途交游。地方事亦概不與聞。口不言作官一字。是不履當道之門。時與二三老友。茶酒言歡。辛亥武昌兵變。南京獨立。避居上海。損失不資。冢娘病歿。壬子秩序稍定遷回。癸丑南北交闕。亂兵搶劫。家中凡五次。囊橐一空。幸鴻兒獨力支持。不勞操煩。頗得自由。春秋佳日。或蘇杭。或揚鎮。隨意游玩。居恆與故老作葉子戲。品雨前茶。閒作佳肴以適口。入則與老妻清談。視孫曾嬉戲。信可樂也。辛酉冬月。老妻患頭痛咳嗽。醫謂高年虛弱無甚病。十六日。猶搨搗瑣屑。二更促我安寢。三更後忽喘不住聲。黎明去世。可謂無病而終。六十年仇讎。一朝永訣。悲不能堪。嘗言求死我先。我亦謂願與偕亡。今已矣。嗚呼。大耋之嗟。如是如是。予生道光甲辰年六月六日。今屆八十誕辰。兒子母喪未除。囑勿爲我作壽宴客。哀未忘也。第念兒時。我父一訓一戒。銘佩至老。未嘗或忘。尙足自解自慰。今兒子兆鴻。不待教言。亦自能耐勞要好。并不吸煙草。如箕裘之克紹。豈不快哉。豈不快哉。是爲言。惟諸大君子目笑存之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2 4499B



D 8709

第一廠 兩室西門 廠二 址廠京南
號五四一路華中 廠二 話電
三八二二二